公是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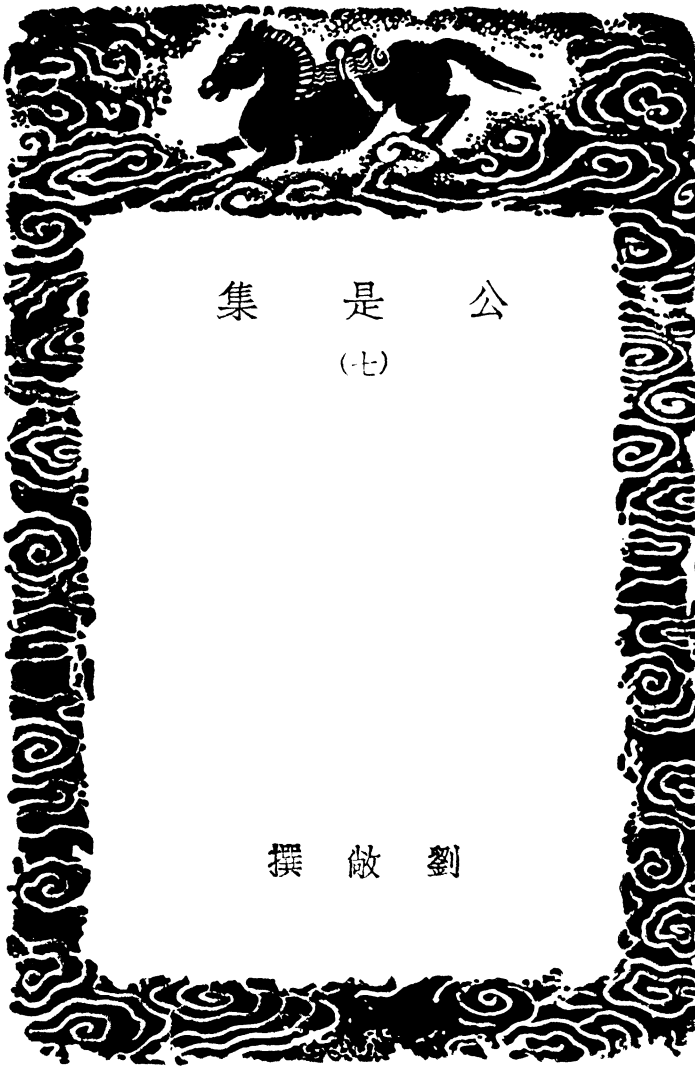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是集

(七)

劉敞撰

公是集卷四十二

說

雜說九首

善治天下者求之于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視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者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間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間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也其不以利私己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視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視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視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

世之憂士庶人有終身之憂。

非獨百姓爲有俗也。至于有司執事亦有俗也。爲國者謹察其俗。變之則治。不變則壞。不可不慮也。然則今執事之俗何也。曰。今執事之俗。以希世爲賢。以守道爲拙。以苟簡爲治。以姑息爲安。以佞諛爲禮。以雷同爲美。以希世爲賢。故巧競之路開也。以守道爲拙。故敦樸之節消也。以苟簡爲治。故政有所不舉也。以姑息爲安。故事有所不修也。以佞諛爲禮。故忠信之士匿也。以雷同爲美。故正直之風壞也。雖然。此六者非忽然而敗也。若火之燒膏。若泉之穿石。漸之漬之。將效于盡而止。不盡則不止。方其盡也。可不憂耶。故及其未盡而救之。庶有已乎。然則何不視其不爲希世者而貴之富之。以抑其不守道者。視其治苟簡者而黜之屏之。以進其不苟簡者。視其安姑息者而黜之辱之。以升其不姑息者。視其佞諛者而糾之譴之。以振其不佞諛者。視其雷同者而糾之譴之。以來其不雷同者。如此而人盡其心。吏專其職。內之無秕政。外之無敗事。亦不數歲而習以爲俗矣。及其習以爲俗也。天下何事之不治哉。今至使國家者委之天。曰。治天也。不治。天也。抱道德者委之命。曰。達。命也。不達。命也。凡治國家者在仁。而享富貴在賢。今也皆委之天與命者。六者之俗不除。曲直相混淆。故知其無可奈何者爲此言也。夫習俗之人。惟見其是。不見其非也。是以禍至而不知。今不能變。後之人其必有任是者乎。嗚呼。若火之銷膏。可不戒之哉。

古今不同。風化不一。帝王之政。在謹察其時之俗。其善者敦而悅之。其惡者反而新之。然後政可行也。今天下之俗。其何如哉。曰。今天下之俗。習于機巧。急于財利。薄于禮義。輕于到罰。機巧習則用不足。財利急

則盜將起。禮義薄則君子隱。刑罰輕則小人肆。此固反而新之之時也。其反而新之無說乎。曰有。欲機巧之反也。莫如尙忠厚。欲財利之反也。莫如進廉耻。欲禮義之反也。莫如謹制度。行斯三者。則刑罰重矣。欲刑罰之反也。其要在知人。知人者求若人者尊之使可則也。貴之使可尙也。富之使可悅也。百姓惡有不勉而從之者乎。夫百姓者固見利而不見義。今且使其見爲利不若爲義者之榮也。惡有不順乎。今且使其見爲義不若爲利者之榮也。惡有不悖乎。

三代之王。各有官刑。所以然者。公卿大夫操事任職。與百姓異。百姓以勤勞效事爲務。而卿士以興化致治爲責。其法不得一也。近觀春秋之義。責賢者備。責不肖者略。所謂賢者固卿士之品也。官刑見于書傳者。夏則昏墨賊殺。商則具訓于蒙士。周則多矣。今刑罰憲章。所以防禁小人。撋博淫盜。爭鬬毆擊者甚備。而卿士大夫其荒謾頗僻傷教損俗者。于法無比。則置而不論。必求其撋博淫賊。爭鬬毆擊者。然後舉行刑焉。彼爲卿士大夫者。雖甚不肖。亦安有爲夫市井小人之爲者乎。苟不爲市井小人之爲。則皆良大夫也。而其懷惡頗僻、傷教損俗、有甚于市井小人之爲者。反置而不論。不亦操下詳責上略乎。是背于春秋。今宜粗定官刑。以興化致治。賢者任責之。使夫居官者有畏也。亦不待撋博淫賊爭鬬毆擊而後罰之矣。則必思正其身以扶世道。民如是。不亦忠乎。

古之公族。高可以秉國鈞。下猶列大夫。所以能爾者。誠教訓服習之至也。人之材性、賢愚不同。賢者可使亞聖。愚者可使畏義。若飽食逸居而無師保之嚴。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今公族子弟、雖有說書伴讀類

不能開導其性。假使天資茂異。猶不自知。況其膏粱漸染。何由振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棄人。今公族、國之枝葉也。其賢者未嘗効用。中下又不養育。但令飽食逸居。其爲棄之。不亦甚乎。天下一家。四海一法。荒徼山野之士無不竝取。可謂立賢無方矣。而親戚懿私以嫌不用。公卿大夫懷左官附益之疑。莫肯任忠信建言其事。幸天下常寧。固無可虞。若時移俗變。或有強臣跋扈。而公族枝葉。無權無勇。不足畏憚。前古如此。可勝言哉。夫言且然之勢于未然之時。俗必笑之。及其有然。恨不早然。何可然也。魏文帝明知秦所以亡者。無親親之輔。而拘束子弟愈于盜賊。國不三紀。移于強臣。此可謂昭昭之鑒也。夫爲政之體。用兵之術。苟平生未嘗見。雖抱智勇。或失規矩。今公族甚多。宜選厲賢雋。歲出數人。令曉民事。若其大雅卓然。便借以權柄。此與任殊姓異族。功相遼矣。詩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無信人之言。人實廷汝。又曰。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惸惸。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同姓之親親。其所以然者。稟性受體。共源異派。出于天性。而不可解于心也。故公子不去國嗚呼。可不念也哉。可不念也哉。

古太學教胄子以九德。及其學成志就。足以不惑。然後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門子。多得賢材。今公卿大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下者至京官。其次仕州郡。非復專學問道。苟以榮富家貴族耳。勢崇力鉅。易以講道。往往據要職重任。十有八九。嫡庶不分。賢不肖混淆。天下常若官多員少者。此等害之也。可爲著令。諸當任子者。得任爲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自以爲有殊功異行。詔上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上子弟悉詣太學。著籍受學。爲設五經博士。隨所欲學。從博士習之。間歲輒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典

大義通五經四經爲上三經次之二經爲下不及二經且勿舉以十道爲問不失爲上失一二次之失三四爲下失五勿舉既得其人以學優劣制其爵祿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微也今以其子孫才高自以高官與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崇也今以其子孫材下自以小官與之亦稱也人當以言行爲類非若萬物可種傳也如此仕者皆得其人經義益修矣

古者求士先退讓敦樸者欲以勵世矯俗也士之應世求者亦偃蹇自厚而鄙小榮利是以人懷廉約之心俗長敦厚之風若不得已而應聘効力則謂然中立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近勢利也故古者鮮患失之歎今進士猥多自十年以來歲歲增益州郡所舉會于尚書者常三千以上若盡以爲賢是何賢之多也雖兔罝之世不能及此必若不能盡賢但啓貪競之心開奔走之路非朝廷之美也又懷利干進互相窺訾發揚其短長或攜手揚袂佻達傲蕩無復處士之態習俗爲長不覺不禁必復有西晉曠放狂譎之敗竊以謂宜令州郡間歲舉進士者取其實行經學試之如太學肖子大郡三人其次二人其次一人無則闕京邑四方所賦士之占籍多可令五十人餘京或五十七人其佻薄無行皆擯斥勿收如此號爲州郡舉進士可矣非進士自舉也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于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賞此名者方將高臥深處不知羔雁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鬬指不足諭其情側肩攫金不足況其態鼓腹自鬻不足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其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于進

士矣。不知賢良之害于俗甚于進士。何以言之耶。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也。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可逐而取之也。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也。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兎也。賢良、鹿也。二者皆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愼哉。故女以自媒爲醜。士以自獻爲汚。今朝廷使公卿大臣舉賢良方正。則名實當矣。太守縣令。宰民之官。久則民愛之畏之。不久則威不下。德不及。令數移易。少及三年者。至于善郡或數月而一改。人知當遷懷苟且之心。吏見其上當去。又欺罔之。或因緣爲姦。不可攷較。如此。朝廷雖欲使二千石宣布教化。勢不可得。二千石雖欲爲朝廷宣布。勢亦不可得。而民吏奉承長上。又非獨易也。或嗜好不同。或寬急異術。或趣舍殊路。或懲勸相戾。期年一變法。數月一易政。雖有百心。不知所從。若不如指鞭扑隨之。豈不可憐也哉。宜一以九年爲限。又須令守宰募兵滿率者賞之。如此。則守宰去字民之任而更當主兵也。夫守宰以占民田戶口衆寡爲殿最。久矣。今一日以募兵爲事。若不籍流人、將安取之哉。流人不復田畝而爲兵。守宰貪慕賞格。必無禦之者。不出數年。天下喪失戶口必甚。復安得人而充之乎。若滿率不賞。則棄信也。方欲用兵而先棄信。不可爲也。若滿率必賞之。則欲賞者必多。誰欲朝廷安集飢餓之人乎。又宜假守長以權。使輕重有所出。惡逆自勅。盜賊不生。要在任之以久耳。

書云。謀及卿士庶人。蓋以通下情、愼事機也。今天下之事、惟決兩府。假令盡得賢智。猶當詢衆。況又未必得賢乎。夫民吏上書。或興建利害朝廷大事。可以唐漢故事令百官雜議。議而行之。以法洪範。往者詔書

有所爲。或一年、或二年、或三年、或數月之間。又輒取格。此皆謀之不審。議于苟且。方行之時。以爲萬世之策也。事未及半。乃知不使。因而止之耳。故數下不信之令。輕損神明之威。非朝廷之福也。若謀而後行。議而後決。安得此患乎。又頃兵興以來。調度不足。吏民獻攻戰之策。富國之術者。不可勝紀。高得入幕。下猶參軍。抑豈無碩畫奇效可施之當世者乎。然浮僞猥多。善惡不分。時議皆謂懲張元吳皓。姑息此輩。以故扇習更求試用。造作怨謗。興出事端。欲以恫喝主上。規取貨利。此不可不察也。盡禁其端。則衆情壅塞。苟有至者而輒賞之。則奸僞滋長。宜取所言下賢臣攷較。驗可用者。則聽待詔。其不可用者。罷之。所待詔者。或必試用。則敕近臣問狀。若策試時務。審無慮僞。然後隨其器用之。則留者必自以得上心。失者必自不恨。今者雷同一槩。無所玉石。或長材異謀。不見旌別。雖被國恩。猶以爲恥。其庸庸者。則又過幸。或私相假借文字。冒竊姓名。或密從左右剿取前人所上書。已嘗奏御者。認爲己有。所以規中上意。百端千緒。不可不察也。其言興利除害者。類無遠識。以掊克爲智。以斂怨爲德。以一切爲便。以米鹽爲能。有司樂之。輒爲行下。于國未有毫毛之益。而于民有丘山之損。此豈可持久哉。凡若此類。尤宜與衆詳也。議必可行之。而之不可。奈何行也。今朝廷非無議事之典也。所議數事而已。誅大臣則議之。謚大臣則議之。皆有司成其文。而郎吏以下唱唯而已。非能有所指發異同也。而諸近臣。輒移疾自便。不赴其期。如此。孰與不議也。名存實亡。何益。詩曰。詢于芻蕘。芻蕘猶可詢。況諸大夫乎。議事。丞相下九卿。卿下州。州下郡。郡下縣。縣下鄉。

百工說

百工之事聖人智也百子之術聖人治也百工殊智而同巧百子殊術而同治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鑠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鞣革以爲韋合異以爲績甲欲其堅也刃欲其利也弓欲其規也矢欲其直也其意舛馳其務相反其智不一能幷而容之幷而任之者司空也或爲楊或爲墨或爲刑名或爲縱橫或爲道德或爲法術爲人欲其棄己也爲己欲其忘人也其意亦舛馳其務亦相反其智亦不一能幷而容之幷而任之者聖人也故司空氏得其人百工者咸安其職勉其業居其次司空失其人百工者起而相時之好惡以巧相傾以利相排以說相勝聖人在上百子者各輸其術陳其力守其官聖人隱王道廢百子者不得其用起而察時之治亂深念而遠慮之以智相多以學相非以法相厲天下于是大亂人自爲教家自爲治則上無聖王而使人不得其材賢者在下而業不試故也著之其書傳之其徒以謂若己而治矣此一官之事一器之用譬猶鼎之可烹鼈之可盛使相易而不能行矣其淺深度量規矩措置適其所宜而已矣楊氏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利彼也故爲我墨氏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私己也故兼愛申韓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民分之不定也故尚刑名蘇秦張儀之徒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患難之不排紛揉之不解也故爲縱橫莊老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多欲也故教以清淨陳仲史鰌思天下之亂以謂生于貪曲也故教以廉直許行陳相思天下之亂以謂生于逐末也故教以稼穡孫武吳起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不教民戰故立兵法此皆其美者也是以言之或相擯也或相尚也雖然尚之非也擯之又不是也聖人者立數子者得其欲而言止矣故言者生于不用也術者生于不試也言而

皆得其用。天下安有言術而皆得其試。天下安有術。故仲尼之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聖人之能盡人之材也。知人之能止其分也。使治天下亦若是矣。使世而無仲尼。德行者或爲老莊。或爲陳史。言語者或爲秦儀。或爲惠施。政事者或爲刑名。或爲法術。故曰。非百子之害也。無聖人之害也。聖人不息。王政不滅。百子者不起。夏有天下四百餘歲。傳之商。商有天下六百餘歲。傳之周。聖人治之。仁人接之。百子者不得作。周有天下八百餘歲。文敝極矣。仲尼生而無位。百子者紛然而起。由是言之。百子出于周衰也。周之前固未有也。及至今之時。道無所主。治無所出。學者喪其性。而萬物失其體。而欲復三五之治。何可得哉。故曰。世之敝。必鄉原也。相悅以名。相飾以利而已矣。世之所向而爲之。世之所背而去之。因主爲操。因俗爲度。因僞爲禮。滑稽而無法。誕漫而無家。世之敝。必鄉原也。鄉原不及百子。百子不及中庸。中庸者。聖人之治也。堯舜所以君也。周公所以臣也。仲尼所以師也。子思孟軻所以救敝也。惟仁人能知聖人。子思孟軻之謂也。

說犬馬

由漢以來。苟進言于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犬馬之賤。誠若是甚矣。使夫治國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偸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不已僭乎。今夫犬之爲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其材矣。今夫馬之爲人用也。不過盡一鈞之芻。然而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益。身

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偸容之臣。享五鼎祿萬鍾。非特一器之食也。高堂華宇。寵章美服。非特一鈞之芻也。挾虛譽而邀利。竊主權以移國。外之無獲獸之效。內之無禦寇之猛者。世不可勝紀也。所謂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犬馬耶。且吾聞賊臣之喪國矣。未聞犬馬之亂世也。誠使桓靈惠懷之君。其左右前後盡若犬馬也。則天下何喪焉。故吾以謂亂國之臣。其不若犬馬。未可以爲比也。用貴擬賤之謂讓。用賤擬貴之謂僭。然而以彼亂國之臣而比犬馬。吾見其僭不見其讓也。

公是集卷四十三

書啓

擬朝廷報契丹書

恭問大契丹皇帝遣某子遺朕書告將親伐元昊朕不敢聞先帝割靈夏五州之地封李德明使奉拓跋之祀編族宗籍以寵其姓尊官貴爵以養其身厚賜重祿以足其意丹書鐵券以堅其信德至厚也澤至大也曩者元昊不思先帝之至德忘其祖先之勤苦因中國累世之賜予以煦沐其人民遂扇搖種族造作名號掠劫郡縣西邊苦之當時公卿大夫皆曰元昊所爲大惡不道朕不得赦故詔邊郡厲兵馬爲士民之衛絕其屬籍削其官爵以苦之而已然皇帝遣使再來讓書隨至以爲起殘民之伐無忌器之心邀開南之地求二十萬之賂朕甚恧焉以皇帝之書問公卿大夫皆曰地者先帝所有不可輒移二十萬之賂在中國秋毫耳不足愛惜以絕驩心故詔有司如皇帝所諭今西邊之吏將帥和輯兵械益修財用大足元昊數至攻無所利掠無所得智窮變索甫求納款使者再至朕未許也而皇帝欲躬御師徒深涉其境意者儻有他故以怒皇帝之心不然向也全安之今乃破毀之乎且元昊中國之畔臣皇帝之尚主也朕將勸行則是以疎間親而不忌器也朕將沮行則是失計而養畔也其伐其不伐皇帝自處之朕不敢

預聞攻城下邑歸之彼國係擄人民歸之彼都輸獲珍寶歸之彼府朕不以破元昊爲幸亦不以不攻元昊爲怨守先帝之約全二國之歡不亦可乎皇帝勿疑譬如交阯雲南有爲不順者朕詔有司討之豈以此遠煩皇帝哉聞皇帝行獵西北苦寒之地自重爲望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爲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闊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梭驍鷙之士孫吳貢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豈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其寖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

于馳騖。于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由是以薄。禍亂猶是以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答進士潘起辭不爲師書

某頓首秀才足下。前日吾子有辱于某。聞吾子稱摯。不敢見也。辭不獲命。既已見矣。敢使從者以書還摯。某雖未得識吾子之面。然亟與鄉大夫執政者遊。其論處士之秀。必以吾子爲最。譽莫信于鄉黨。故某也始有願交之心。今吾子乃幸過其門而諭以書。是使某內得所望。而外有以託于交也。夫信于鄉黨之信。固信矣。猶之信于人也。未若信吾之所自信爲信于已也。是以因吾子之書而審求之。則夫不自多以年。不自足以智。不自憚以力。此君子志士之所尚。而某也方得法于吾子。子有何望師于我哉。或者人有以不肖欺聰明歟。吾子之聽有時而過歟。亡其所謂寡于世者矯而闢之歟。燕王之尊郭隗是也。不然。師之道甚難。何願于不肖。夫古之人既樂于育材。又重于爲人師。既悅于問學。又慎于得己師。師者。聽之者也。無拂。師者。則之者也。無違。無拂者。君事也。無違者。親事也。古之人兼君親而奉之。未嘗易于師。師亦不可易也。某常誦此。不敢易于人。亦願吾子不失易于人也。道德之師深而約。章句之師雜而競。文字之師辨而夸。今吾子上愧于道德。而下不願爲章句文字。然則吾子何求矣哉。吾子亦謹用其志。毋怠所事。道德

將自至某也不足以司進退吾子察之某頓首

爲伯父作上范參政書

某月某日某官某再拜獻書參政諫議蓋聞小人之事君子也盡心焉耳矣事可陳雖私不嫌也言可出雖疎不避也忠信故也今某願有謁于閣下不敢嫌其私亦不敢避其疎願閣下聽之人皆言曰執事好善恐不及用人不求備是周公以來一人而已夫好善恐不及則士樂歸之用人不求備則世無棄材宜乎小人之率胸臆舒肝膽于左右也某之獲私也非一日又嘗得爲屬吏又嘗得預于薦論以某之不肖也而見信于執事故親戚爲某酌酒而相賀朋友爲某易貌而改觀然而某之意獨不自幸也何則當是之時執事猶在外故某非敢望伸于人也十年于茲矣今自執事之贊天下之政也善無所不升能無所不用某也竊不自遜以爲奉令承教亦幸無罪非敢當執事之首舉也其亦庶乎一之後而及之乎其亦庶乎再之後而及之乎其亦庶乎三之四之而及之乎今既不獲矣意者某之愚不概于心耶抑亦衰老不足以任事耶抑亦不肖將有讒慝之口間之其中耶自非然者執事豈輕昔日之舉而重今日之賜哉默而不言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遺忘微賤乎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薦人不以誠居情乎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不自信其信乎是故事雖私不敢嫌言雖疎不敢避此小人事君子忠信之實也願執事察之某又聞趙文子之相晉國也所舉而用者管庫之士七十餘家夫管庫之賤而文子不捨者攷其素行有以效其將來者也故能成其功仲尼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今某則自謂見譽于門下矣未見試

于門下也執事如不忍廢文子之意遺仲尼之義則某也願竊自比管庫之士豈獨某幸甚而已抑四方之人將大有悅執事之不遺微賤者焉干冒威重不勝戰恐

上鄭資政啓

邈遠符光亟遷歲籥晞虹蜺之隆燿渴江漢之清流心如旌搖訊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恭以某官稟靈山川爲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鉉折衝出于樽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岳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罭之詩咸思衮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闇于知人幸茲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棨戟而無緣仰冀上爲廟朝益綏福祉

與知府龍圖啓

右某仰止英輝藐焉陋國顧恪居之執掌曾奏記之差池非敢自疎誠獨內愧何德宇之寬裕循雅故之勤隆貶損音題開諭蒙藏于傳玩而無斁輒藏弆以爲榮伏惟某官積學淵通扶義倜儻以功業而爲任急名教以濟時仁政所加休聲之所偃善民得職獷俗之革心天下想見其風主上方倚爲相敢希慎重以寘其瞻

與知府龍圖啓

右某久違符光寖易年籥方遘閔而潛處絕奏記而自通馳精槩扉萌吝心曲伏惟坐鎮多暇味腴積中恭以某官政爲吏師文入聖奧紹先覺之逸軌含正始之古音清德鎮浮休風偃俗誠明堂之良榦亦太

室之元龜曩者典領大農總司邦計憂思獨遠謀謨至深暫違近班求全而或毀旁詢餘議皆仰而益光顧彼介藩豈淹大用緬冀俯順炎燠倍頤寢興

與許州龍圖啓

右某伏蒙迁念舊治寄聲下寮在謙尊之光誠有餘裕顧樸鄙之質非所勉任竊承弭節便時涓日樹政去思未解條教復新雖巖石之瞻以淹遠致而方面之寄可謂允愜某近馳悃誠諒布聽覽悵雲霧之益驟遠坐隅惟燕雀之依仍在宇下敢冀爲國自重少副區區

與滑州龍圖啓

右某願游藩籬望見風采幸被外臺之檄當叩大府之嚴接淅于行趨塵在近伏惟綏萬夫之政道六氣之和德業優優吉祥止止矧聞膺鎮圭之召修卓馬之朝舍人治裝方隆相漢之望霖雨審象即頒命說之篇仰冀上爲倚毗倍寧寢處

與審官龍圖啓

右某緬違英表洊易流陰百憂忘生殆無視息之意三年俟放獨作羈孤之臣雖辱賜環猶棄居郡貌漂淪而是懼嗟僻陋之見容簡記差池精爽飛越惟雅素之甚厚冀神照之未忘近承雍容清嚴左右顧問矧導和之有術固錫福以彌沖恭惟某官賢業幾深德華彪蔚宿負致君之略況多正始之風宜處弼諧益觀治象諒在匪伊之夕即頒誕告之書某過被詔函遠分使指趨階符而尚遠搖心旆以增勞冀順天

和允副時望。

與經略龍圖啓

右某啓。伏審升榮內閣。臨統西師。圖書之淵。固歸德望。屏翰之地。宜在偉人。實亦朝廷之華。豈伊交游之寵。伏惟某官。猷爲英亮。神檢遂深。直清播于當時。功烈效于已試。猶屈方面之任。寄外禦之憂。儻周九命之崇。尙先作牧。漢三公之選。必更治民。訂之輿情。又可前賀。某叨膺符守。往繼治規。自顧空疎。竊所欣頁。

與知郡屯田啓

右某。假伏高風。想見英采。徇挈餅于吏局。絕捧謁于賓閤。過辱流謙。特迂華檢。緬荷勤渠之眷。秖舒鬱結之悰。伏惟某官。偉度淵停。敏材鋒出。方據遠到之蘊。以極冥升之基。豈伊近藩。久淹令望。竊愼衛生之術。少寬引領之懷。

上參政諫議啓

右某。伏覩邸報。竊審某官光被僉俞。毗參大政。貳公演化。方茂太平之風。間世得賢。實快具瞻之望。恭以某官德輝華國。智略該時。經緯之氣甚高。干霸之術獨茂。施之爲政。卓爾絕倫。固宜主上極注意之求。朝廷期迓衡之美。豈獨不賓之國。未康之民。假薄乎威聲。滲漉乎仁教。某職居守土。禮絕沒階。仰跂虹蜺之光。俯同燕雀之賀。

上樞密諫議啓

右某忝預搢紳之後得游化鈞之中洒濯至和奔走賤事以謂竿牘之禮不足以自通然其燕雀之誠則深于預附惟均調不律燕翼大猷神明降休福祉如響伏以某官具體元哲炳靈崧高蹈先覺之英規蘊庶幾之賢業所以經國尊主扶世導民莫非正始之風以趨大中之極功德並茂輝光日新故出臨价藩則萬夫悅服入贊上樞則百工咸熙蓋折衝兩楹之間而寢兵萬里之外上方博采輿誦稽合懿經將正富民之封毋缺在庭之望敢冀上爲宗社精調寢興

上樞密諫議啓

右某伏審某官光膺詔册榮貳樞衡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德重國基道鄰聖奧用經濟爲己任以忠肅得士心致君之規期于熙盛康世之度實効憂勤下推具瞻之謠上揆可久之業所以增重宗稷覃化朔南時論翕然僉選斯在命下之日海内寫懷皆習聞于訏謀已想見于風采伏惟三后之治高並羲軒四輔之賢今得伊召太平可翹足而待盛德方隨流而攘某忝聯具寮慶覩休遇莫諧班賀俱極驩心瞻望符階不任抃激之至

與龍圖諫議啓

右某近修賀牘輒枉嗣音仰厚睠之過隆撫懦衷而增感伏以某官道隘聖壺名聳朝端入贊靖淵之謨出寄蕃宣之重聲猷絕擬功業並崇而雅素不忘勞謙益甚夫以教化爲任必敦愷悌之風仰詠誨言祗欽德望荷阻侍前之使更深引領之懷伏冀上爲廟祧倍寧寢履

與龍圖諫議啓

右某倥傯官曹淹留荆楚地處南海幾絕馬牛之風知慙小夫遂忘竿牘之禮永惟僻陋無以奮飛近審賜方底之書急追鋒之召僉俞允屬柄任必歸遠方傳聞通夕載抃矧以某官智窮精祲學富淵源處經事而皆得其宜主盛德而不牽于俗聖朝所以簡照多士所以推賢名澤並流功業已試方旌華國之望以正富民之封敢冀上爲倚毗倍寧寢餼不任懇懇之至

與知府諫議啓

右某暌遠德符淹留官局雖引領而繼日念置郵而曠時逖聽風聲坐慰孤陋諒偃藩之多暇益專氣而攻祥伏惟某官高度鎭浮遠猷濟俗明見秋毫之末智均輻轂之流舉無遺功謀不失利管商強富之策國用以饒申市蕃宣之材上心攸屬矧最七人之近列樹千里之休風試之治民蕭侯不樂于居外倚以爲相漢帝素察其深中方期促裝願必加愛棲仰之抱一二罔伸

與參政諫議啓

右某啓竊覩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俞毗參大政天下幸甚伏以某官德爲柱石言合典謨蕩正始之徽音敦致君之遠業憂民惟切奉己甚微退讓形乎具寮直清見于行事久蓄貳公之望果膺補袞之求況今強敵凌邊疲氓失職實須迪哲大濟羣生追太古仁壽之風熙先帝文明之治功業甚盛指揮可期某忝分外官親覩嘉會雖罄得賢之頌尚稽賀廈之儀瞻望符階卑情不任踴躍之至

與知府翰諫議啓

右某伏承假息近藩，將明盛德。雖本朝之望士論觖然，而方面之安民謠籍甚。伏以某官學猶天府，道幾聖鄰，謀謨之淵深，器幹之英亮，卓躒當世，翱翔昌期。固當調玉鉉之至和，賁衮衣之繁寵，輟處外屏猥同衆人。福潤之流，限以千里。恩教之遠，局于萬夫。甚未稱致君之姿，且將有遵洛之詠。遄歸可俟，葆毓是祈。瞻望軒墉，無任懇款之至。

與中丞諫議啓

右某竊覩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俞，擢領風憲。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清修方潔，妙慮淵深。智出千人之英，德居四科之首。所以潤色王度，光輝朝端。後進得以承風，天子倚以爲相。歷金鑾之秘近，專內史之浩穰。到皆有聲，政在已試。猶且眷上卿之府，國體所崇。惟七人之班，朕命宜允。龍光駢委，風采昭融。盍徇倚毗之恩，以開弼諧之漸。某効官有局，趨賀無期。仰跂虹蜺之光，俯同燕雀之慶。

與知府諫議啓

右某比者銜命荊州，假途會府，揖虹蜺之絕焰，聆河漢之緒言。沃如清風，祛此凝吝。矧以重鄉枌之愛，厚宗姓之盟，宴有加籩，禮常異數。迨啓行于南浦，復延餞于麗譙。感著實深，跂戀何極。涉姑秋之餘暑，投芒刃之新硎。理解居多，天均自若。伏惟某官炳靈南紀，挺德中朝。明白球琳之姿，深閎廊廟之器。輟從星閣，超踐蒲規。尚觖望于符階，暫吐金于江表。豈誠優于共理，抑將試以治民。固應匪朝，即有寵拜。幸慎葆光

之術稍寬引領之勞懇款于茲敷陳奚既

與知府龍圖諫議啓

右某祗膺明命再陟東曹捧綸綍而若驚感風波之可畏積薪相襲後者居先屈產復歸齒其加長矧外無尤異之績內乏左右之容舊物猥還衰顏自哂且夏官之屬甚貴書勳賞典之行皆盛盟府亦宜得清通之智英敏之才豈伊滯姿可以虛受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推士閎量容人深感彙征之非辜仍憂屈穀之無用齊素爲紫庶幾三倍之貨燕馬非良忽增一顧之價仰銜異眷但刻深衷收功桑榆願激昂于壯節誓心金石期慷慨于當時瞻望符光豈勝懇款

與知府資政諫議啓

右某伏審某官暫解樞衡出臨藩屏本朝注意雖均逸而優賢蒼生具瞻仍矯首而觖望竊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勳華謀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借籌帷幄覃化邊荒甫臻偃武之規亟辭執事之柄功高而不與道隆而從汙稷然清風粲若白日昔吉甫有徂齊之駕人詠其遄歸周旦挾居東之疑王思于新逆僉久洽登拜不遐伏冀上爲廟朝倍寧寢處

永興到任謝宋承旨啓

右某啓肅將命書臨署吏牘藐是空疎之質寄以會繁之區方地數千連城累百內修民社之政外總兵戎之機俛俛事爲經營分表力非其任智不逮心此蓋某官雅懷幷容餘論推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

麾之安。顧恐非才。終無云補。冀因德輝之及。猶有朞月之成。方阻披瞻。曷勝銘向。

與知府侍讀給事啓

右某驟遠德輝。遽彫月彩。以瑣旅之無暇。曾奏記之後時。伏惟鎮撫一方。翕寧百祿。竊以某官材爲世傑。智則吏師。優游上前之嚴。徘徊天下之望。出守近輔。甚觖乎民瞻。入毗大鈞。方欽乎帝賚。敢冀倍寧寢食。仰副俞諧。

與留守資政給事啓

右某伏審某官諏詢穀旦。臨撫別都。伏惟慶慰。竊以某官贊襄大猷。登翊元治。名澤純粹而並茂。規畫昭衍而無疆。簡詔自天。均勞于外。伊王城之開奧。總宮籥之申嚴。深寄股肱。保釐郊甸。福潤之博。布山川而交流。鍾重之威。參九鼎而特固。上采古事。下聆僉謀。蕭何之居關中。尚躋相國。周公之在洛邑。亦有衮衣。將副具瞻。豈云曠日。敢冀順倚毗之眷。敦葆輔之才。瞻望符階。不任頌戀之至。

與知府侍讀給事啓

右某屢馳短記。恭詗下風。惟蘊暑之戒辰。方前旌之取道。清塵勤止。泰宇晏然。竊以某官德昭聖鄰。學該天府。歷居顧問之地。積負弼諧之瞻。居臨佾藩。大翊邦甸。曾未入境。黎俗欣望而已多。永惟簡心。策書延登。以斯逼。伏冀俯順時序。精調寢興。

與鄆州給事啓

右某啓伏審寵陞禁琐改鎭須句雖歲石之瞻尙觖時望在股肱之寄誠出上心素辱顧憐伏深慶抃竊承遠驅土節俯壓楚郊望淸塵而匪遙逼賤事之有守莫諧趨見但極勞心恭以某官蓄謀淵通具體純粹修治世之具見于彌綸抱逢辰之資合若符契密籌帷幄之策大鎭邊境之虞成功甫施均逸居外且衮衣有遵渚之感本朝多注意之勤雖于藩是崇實宰政斯在仰希上爲宗祐精調寢興

與資政給事啓

右某數被簡書載驅道路瞻槩戟之邈若會竿牘之闕如內訟冥煩交馳神幹伏惟飮酳專氣條教寧民宜慶祐之方長茲德符之永固恭以某官秀出人傑卓爲國華體貌著于上心利澤見于天下豈其局迹千里卷懷一時信將振芳風于淸塵恢宏業以濟俗尙冀良食益符具瞻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沿牒旁郡省親京師深惟便私之行蓋蒙錫類之賜重迂騶馭臨餞郊亭貪恃厚恩忽忘淺量至于昏醉有瀆視聽雖高明之見寬實瘝寐以自訟伏惟聽覽多裕吉祥來寧某驟違後塵市越數舍引領馳戀向風增懷冀養環中之和庸慰天下之望

與資政給事啓

右某睽遠符階貿遷歲律縻簿書之鮮暇修魚素之曠時惟寬度之過人固恕情而容物側聆布宣詔敎翕受多祺伏以某官柱石之材龜玉之寶由中庸以希聖推盛德以鎭浮頃嘗贊襄萬機煇燿三府方爲

霖以賜册遽均逸而作藩近輔陪京之邦實緊福潤明堂布政之地方藉弼諧幸保寢興允符禱頌

與皇甫給事啓

右某啓焉依寶鄰時假餘潤未有及民之德過竊增秩之恩此蓋某官素加陽秋曲厚風義使疲蹇效賀庳虛豪榮重煩咫尺之音深諭勤渠之意愧當雅睠增鏤鄙悰方拏舟以啓行阻詣門而取別伏希上爲朝社精調寢興瞻望之深非筆能究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恪居官次跂仰符光迷于期會之文曠是竿牘之禮伏惟臨一都之會據千里之邦惇樹休聲緝寧福厲恭以某官醞文貫道高義鎭浮騰膚敏之徽聲挺中和之正氣功業已試議論有餘望上之所簡心多士莫不推美論股肱之郡孰若中天次承弼之臣僉曰舊德卽期入輔以副具瞻敢冀上爲廟朝精調寢履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間者于役忽焉累旬奔道路之孔脩淹簡書之多畏心繫幕府思如風旌伏蒙迂念空疎親貶教誨一字之重固比于袞衣八行之勤本施于敵體非此賤陋所宜捧承恭審燕處超然弗祿綏止且咸且慶以晝以昏竊聆道路之謠卿士之論以謂盛德素著宜遂就格天之功而方面本輕不當屈致君之量深恐大旆亟還中朝實惟僉俞敢不私喜某飭駕還郡拜麾有期更冀上副倚毗倍加攝養

與給事啓

右某恭沿使檄就省親闈還軫近郊復覘星符之采趨風上館再聆月旦之評慰抃交深指陳罔究

與許州知府給事啓

右某蕭承朝命開決郡條屈首受書不能半古彈冠充賦苟利及親幸試可于上前辱推恩于券外參民社之重居僚吏之先曾非所宜何以自強此蓋伏遇某官陶冶庶俗熏蒸太和不欲寖昌之朝而有退處之士使得奏薄伎以自効相諸侯以協恭受賜甚多敗材是懼然而土宇所及柝聲相聞譬若層雲之陰必及庶草溟海之浸莫遺近封用此而言知免于戾顧守恪居之律阻修趨見之儀瞻望符階飛越神幹伏冀上爲宗祐精調寢興

公是集卷四十四

書啓

與沈丘仇香祕校啓

右某頃賴英鑒共登賢書私喜邂逅之逢矧瞻顒昂之表遽驚判別驟荷記存緬佩玉音祇攬心府伏承履肅霜之序咏粹道之腴蒲祿用寧啓處自若尚賒款會益冀保和馳企之悰敷陳罔究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屬因便道幸得趨風幕府容賓里人授館識恩顧之加厚愧微賤之不遺迨茲啓行假以後乘且復貶損手澤稠重誨言雖小雅之序緜蠻亦古人之稱樂易會靡遠過曷能弭忘伏惟某官純粹含章直方鍾美上求至治之術下察當世之宜裁成大猷鋪繹元化顧均勞而居外暫握節以陪京周公處東還踐赤烏召伯分陝入爲冢卿矧在稽古之朝方增迓衡之望聳聞僉議大慰輿詹敢冀益愼寢興少符禱頌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伏以景近極而就長律奏陽而復本候雲備歲布始經邦恭惟某官德茂帝臣義均國體正氣詡物備四時之和盛功格天宜萬福之報及羣陰之滋損諧衆望之僉俞光華本朝陶冶元化某素依教育密

庇恩輝阻慶下塵馳精重戴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託于一官邈若千里雖復蒙福潤之沾洽偃德風之清洽罔能奮飛祇益固陋竊惟撫寧黎俗翕受祺祥恭以某官股肱中朝蕃屏方面名澤純粹功實輝光上有同心之歡下多注意之願豈宜淹久京輔徘徊衮衣跂聞瑞節之還大慰巖石之望敢冀仰爲宗祐俯和寢興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宿官甚賤偃德素深譬猶處鈞範之和漬江海之潤日以蒙益忽不自知又逼簡書之繁重稽竿牘之問豈意假借光寵勤渠誨言藏以爲榮服之無隕伏惟某官睠德聖域稟符元精蓋上天所以保祐國家而聖君有以康乂民物功著廊廟澤遺昆黎讓而作藩靜以鎮俗雖齊侯賜履王室是毗抑周公處東人望猶觖側慶玉堂之册復還金鼎之司敢冀上爲敷求益加保攝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伏審某官肅奉制書臨撫近鎮伏惟慶慰竊以堯命四岳外總諸侯周逮三公出倡九牧蓋社稷之衛重而股肱之寄深恭以某官德度昭明器宇淵博固嘗歌九功之美贊萬務之微均逸頤年注意在上仍徘徊于方面益宣布于善經南山巖巖猶觖乎士望華鳥几几方兆乎公歸某密附慶陔阻修禮賀瞻望台扉不任欣抃之至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游于陶鈞之和、漸于江漢之潤、蒙德甚厚、依仁已深、未嘗自通門闌、望見風采、邈若數舍、忽如異方、伏惟蹈中和之精、膺元吉之報、恭以某官翼亮寖治、弼成茂勳、格于上天、簡在明主、以謂負濟民之術者、不宜虛富民之封、立長世之業者、不宜觖當世之望、必委政柄、大爲宇先、欽聞疇咨、跂俟册命、敢冀上爲宗祏、倍寧寢興、

上玫政少保啓

右某、暌遠門牆、差池歲月、顧轅下之局促、蹈海濱之阻幽、竿牘頗疎、形影相媿、伏惟頤神浩素、綏履康寧、恭以某官遘德濟時、建功扶世、躋耆生于既富、從赤松以自居、明哲保身、進退中道、振高節于頹俗、有大庇于斯民、蓋周公明農、宜加金鳥之禮、魯侯俾壽、必有兒齒之祥、某早辱重知、再爲屬吏、坐遠熒煌之照、尤深跂戀之懷、敢冀仰順時和、俯凝福祐、

與通判國博啓

右某、祇奉詔函、來臨治所、屬館舍之初定、加簿書之易迷、曠于置郵、固以生媿、邊捧寄聲之問、粗寬引領之思、伏承安處自如、吉祥萃止、顧微官之見縛、卜高會其未涯、仰冀保和、少紓馳想、

與鄰州通判啓

右某、肅膺朝命、分貳藩條、媿治幹之不優、欣提封之相接、伏惟某官識精以敏、器閎而深、固爲羣吏之師、

矧最諸侯之選。河海均潤。誠有望于餘波。爵里自通。尚無從于良覿。敢希善嗇庸副傾瞻。

與潁州知府少卿啓

右某、伏惟某官英氣弸中。德符灼外。膺帝衷之深簡。蹈玉燭之至和。順履三微。翕寧百祿。某久依餘潤。阻慶高閎。馳望清塵。罔勝欣預。

與運使太博啓

右某、伏審循覽屬封。言還計府。跋涉之遠。炎涼既遷。惟偃息乎至和。固紛凝乎多福。某恪居賤局。仰庇洪庥。曾不獲履幕下之清塵。竊座隅之餘論。感逾秋實。搖若風旍。伏冀上念簡照之隆。倍精養氣之術。

又

右某、伏審某官肅分威節。出建漕臺。伏惟慶慰。恭以十二牧之分。上沿虞氏。六百石之拜。近法漢朝。必皆識度深沈。問望英特。矧屬昌旦。尤難得人。竊惟某官智析秋毫。明極水監。經國之具。足以垂將來。富民之謀。方且寬當世欽若慎簡。總茲利權。列城聳觀。下吏偃伏。某猥以無狀。幸而忝員。尚依樂易之風。庶逃遲鈍之責。阻修趨見。但劇傾瞻。敢冀嗇神。少符引領。

與運使啓

右某、伏以流光徂暑。戒三務于豳詩。涼風告寒。協上官于神瞽。恭惟某官將明盛德。宣布善經。政優優而洽聞。祥止止而來萃。某恪居有局。走見無從。伏冀順蹈至和。不凝多祜。

與運使度支啓

右某啓。執別未幾。懷賢實深。良由相照之意多。自使仰高之誠盡。遽煩流問。益愧撝謙。兼審跋涉修塗。按循屬部。吏民瞻德。固已澄清戎敵。憺威遂皆讋服。方奏膚公之狀。亟升上笏之勞。更冀節宣。用寬企佇。

與兩轉運啓

右某幸沿使檄。得省親闈。祇畏簡書。亟還官局。荷仁恩之錫類。欣德宇之庇身。延仰賓閤。增搖心旆。伏惟布宣詔指。翕受春祺。竊以蹈絕人之資。振希世之略。所到皆治。好謀有成。國器卓然。士論咸在。必將躋深嚴之地。書尤異之勳。鋪張嘉謨。攄發妙蘊。伏希上爲簡照。俯凝粹和。

與京東兩轉運啓

右某啓。比緣親嫌。外領藩守。三換歲籥。再更使符。未有惠民之稱。而當進秩之寵。此蓋某官陽秋素及。風義相先。飾短爲長。樂善無厭。使迂疎之質。濫蒙衍之恩。矧焉依外臺。自力方面。仰止德望。庶逃嘖言。欣聳并深。敷述寧喻。

上太尉相公啓

右某、猥以冗瑣之材。叨當刺舉之任。亟承詔旨。行視蠻陬。屢有奔命之勤。久踈奏記之禮。內惟懦節。素辱重知。既未有以報恩。復無緣以進面。跂瞻門下。踧踖眉間。伏惟某官寅亮國經。緝熙帝載。及功成而自引。紱眉壽以歸居。昔之折衝兵戎。或不出樽俎之表。偃息里第。亦大建藩垣之威。又況盛德絕倫。遠猷蓋世。

畫一之規素著。可久之業甚修。朝野具瞻。神人致喜。勾芒賜秦穆之壽。豈止九齡。燕伯胙成周之功。必逾百歲。仰希自重。下副禱祈。

上樞密太尉啓

右某、伏審光被朝僉。寵專武柄。伏惟慶慰。竊以樞機宥密之地。帷幄靖淵之謀。外張皇于六師。內弼成于萬務。化參維斗。爵列上公。昔難其人。今覩斯美。伏惟某官體純粹之德。蹈中庸之方。練達前修。經緯當世。治世之效。甫就于升平。華國之光。夙彰于無外。然而權季未正。功次或差。主上所以簡衷。士類所以引領。果膺徽命。以豁具瞻。俾夫牧馬絕于幕南。奇兵成于堂上。是爲盛德。實曰烈光。某辱顧眄之素深。荷陶甄而期久。徇衆增喜。望風馳懷。載笑載言。倍百常品。

上太尉相公啓

右某、近馳柔幅。幸叨侍鈐。何茲翌翌之誠。遽辱諄諄之誨。陳公尺牘。傳以榮家。魯史一言。寵于華袞。仰軒墉而尚阻。銘肺腑而不忘。恭以某官國器淵深。天材特達。以康濟爲己任。用忠肅合世資。協德股肱。折衝帷幄。訏謨底績。既指期而太平。成功不居。遂假藩而夾輔。昔周以二伯倡九牧。堯命四岳統諸侯。古今之典靡殊。中外之寄兼重。然而鴻飛遵渚。宜無信處之期。帝曰奮庸。方盡迂衡之望。敢冀上爲宗祏。精調寢興。

賀上夏太尉啓

右某竊覩邸報。伏審上樞太尉寵被帝俞。入專兵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元精鍾粹。迪哲秉彝。經緯之氣甚高。王霸之略獨茂。訏謨萬務。則庶績熙成。訓齊六師。則遠戎震盪。功高往牒。德簡睿衷。惟茲宥密之幾。實宜英傑之用。折衝帷幄。成算廟堂。上有同心之歡。下增偃草之望。休期所屬。有衆所瞻。某忝效一麾。緬踰上府。雖嘗得賢之頌。尚稽進賀之儀。延仰符階。再深踴躍。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于人物車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爲難。豈有抱空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擢從講閣。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陶鈞之化。隆作廈之功。至和平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爲陋。事君者以居中爲榮。揆能苟微。冒寵斯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尚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鎔之私。

鄆州謝兩府啓

右某啓。四月十六日。蒙恩授起居舍人知鄆州事兼西路安撫使。已于某月日到任上訖。朝廷之士貴際而驟陟。侍從之嚴。社稷之守重民。而涖叨扉翰之寄。智所不及。人其謂何。蓋材各有宜。賞欲無僭。昔壽王東郡。見譴璽書。買臣會稽。許奉計最。或負課自脫。或終更亟還。以彼具絕人之材。猶未免曠位之責。而某方申錫明詔。優游便藩。豈自謂撥煩之宜。殆必有過情之聞。伏惟某官衡石多士。股肱本朝。盛德處懷。至

公期物袁絲陋于學寧有不得居中之嫌潘岳拙于長固宜自試用短之效方當上師法令下勤簿書庶幾樂職之風仰酬造物之意

謝外任兩府啓

右某啓比者叨膺恩秩更領使符右使之華在日月之際東藩之會參股肱之都內惟寡能懼辱重寄此蓋某官推平以進物謀治以濟時大鈞所埏必無窳器廣廈既構或兼衆材使得輸尺寸之長謹宣布之復靈派均潤休光照鄰擊柝之音相聞高山之仰跂及庶依曠宇以謝煩言無任瞻望感激之至

上留守資政尚書啓

右某得游化鈞多歷年所惟重恩之未報屬孤迹之見摧屏息海傍貽羞門下既不能負荊以造謝亦恥奏記而攄懷貌然跂瞻竊獨咎責伏承某官弼諧帝業震蕩天聲思四海之必孚恥一物之遺用以故卑蕞復辱甄收不然淹轍之鱗迨無決水之望夫賜而不德此大賢之風貪于私恩則小人之事輒捐竿牘毋溷聰明歲往苒而殆徂心搖蕩而無極仰惟宸宇泰定福履康寧伏以某官稟和維嶽具體元哲蓋上帝所以貳弼而聖朝必于迂衡保釐別都雖有三后之政緝熙大業尚觖萬夫之心將授袞衣且還玉鉉上副倚毗之重下均尊養之宜瞻望符階卑情不任懇激之至

與制置待制啓

右某竊審某官光被帝眷寵升天閣且出宣于使指悉兼總于利權朝廷得人衣冠須慶伏以先帝策府

法雲漢之昭回。郡國均輸。集京師之平準。清華之選爲最。繁劇之柄鮮雙。號稱才難。必符衆允。恭惟某官朱繩秉直。貝闕凝姿。茂久業之經綸。知當世之取舍。總執憲之任。志乎澄清。贊司會之謀。國以充富。刃無綮肯。智極淵泉。博聽僉諧。宜備顧問。既雍容于近侍。乃董振于外臺。昔蕭何饋軍。高祖稱其人傑。諸葛流馬。三國許以名臣。迹其勤勞。並居相輔。推故事而可見。矧令望之絕倫。緬冀上爲倚毗。倍精寢處。

與劉守待制啓

右某。比者擊汰遄征。班荊肯遇。協邂逅之良願。奉雍容之雅談。莫能淹留。遽爾睽越。時返顧以增戀。託置郵而尚錄。伏惟保釐郊畿。宴安休祉。恭以某官清徽肅物。高論端朝。裁經術以自將。資德華而絕出。優游侍從。振動謀謨。士林望之以龍門。天子目之于國器。且以大火明堂之分。白水眞人之邦。宮鑰攸存。麟符宜慎。暫輟從于近列。將大贊于萬幾。輿望實然。休命何遠。幸保沖和之氣。以符頌願之心。瞻望軒墉。豈任凝約。

與銓主待制啓

右某。向常馳記。遽辱嗣音。不以侍從之嚴。遂遷疇昔之雅。服之無斁。藏以爲榮。方隆暑之在辰。諒燕見之多暇。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惟某官智窮幾微。學有根本。處全德以耀世。振遠猷以事君。蔚爲國基。能得士望。雖復陟深沈之地。居顧問之班。猶以道非大行。澤不廣被。宜補袞衣之闕。以恢王佐之風。天眷亦優。帝賚不遠。伏冀倍精寢處。上副倚毗。

與審官待制啓

右某託于鍊冗之官，藐然僻陋之國，聲塵不接，牋記實稽。惟曠度之多容，豈雅素之遂絕。恭惟雍容帝側，綏養時中。伏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議論精通，文采英發，多士咸自以不及。天子深察其有餘，歷試于難，所到皆治，固將舉富民之典，收命世之功，永觀豐規，大濟黎政。敢希酌民望之方，集推天眷之攸光，益思自珍，以隆嘉遇。

與都運待制啟

右某伏審某官輟從顧問，出領漕輸。雖馬牛之風，猶限以南北；故竿牘之禮，遂曠于浮沈。伏惟循察列城，敦樹賢業，神明于是來舍，福祿有以如茨。恭以某官高節映時，清規照物，蹈先覺之令德，茂當世之遠猷，雍容爾僚，表範多士。間以烽堠未息，兵調尚繁，資深智之絕人，委前籌以富國。地方萬里，儲及九年，朝無北顧之憂，馬絕南下之牧，訂勳甚大，計德實高。佇頒夢弼之書，爰舉代工之命。敢冀精嗇，以副仰瞻。

與制置待制啓

右某近因便風，輒奉柔翰，況不遐于旌棨，諒已叩于聰明。春序甫中，陽和增茂。惟悉心于邦計，靡失節于道腴。伏以某官高義薄天，純文華國，黼黻帝王之術，昭回雲漢之章，論議詳明，利害彰著。行無可擇，人亦愛其儲胥；至必有聲，樹兼存于蔽芾。迺者西戎背德，千里餽糧，經賦必出于大農，輸漕方資于長策，遽從顧問之列，暫委財利之權。功期有成，軍不乏用。方將贊襄幾務，允釐庶官，人望尤從，心禱斯在。伏冀上爲

宗祏精調寔與。

與糾察宗正待制啟

右某伏審攷庸太室。增秩夏卿。用春秋漸進之褒。見朝廷僉俞之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炳靈邦鎮。錫胄國宗。迪淳懿以自居。蹈中和以超舉。不屑近務。求覩休風。雍容內朝。揮綽德度。儼乎圭璋之望。燦乎雲漢之光。寧當稍遷。以淹大用。蓋七兵之貴。主上有以簡衷。三事之賢。衆人欣于歷試。訂茲寵遇。曷究遠圖。仰冀節宣。以副瞻誦。

與虢州張待制啟

右某近于行郵。忽辱答教。窺詞意之甚重。銘心腑而弗忘。伏承坐鎮多餘。葆光自若。矧以某官天機沖邃。器度閎深。久陟顧問之聯。方儲贊褒之業。士無異議。人已注心。然有非妄之災。出于不意之變。暫迂良幹。外典劇藩。蓋大賢將興。先乏其體。鷙鳥欲舉。必卑其身。天有還形。福其焉往。幸遵偃息之術。以俟光亨之期。

與岳州待制啓

右某啓。伏以王春正始。乾象布和。風入律以應期。斗爲天而改朔。恭惟某官勤宣令德。惠懋齊民。同福祿而殿邦。分股肱而爲郡。鴻飛遵渚。久流布于聲詩。帝曰奮庸。將上熙于天宰。履端在旦。受祉惟新。禱詠所深。敷陳焉究。

與渭州知府待制啓

右某向審寵膺節召臨統邊封幄中之謀主上許其人傑閫外之任羌戎畏于天威可以懷柔不獨鎮靜恭以某官倜儻扶義慷慨立朝卹功名之後時患郊野之多壘見古人之風采爲當世之藩垣故叱馭取途不以親解讓爵辭賞毋以家爲英氣憺于遠夷高義動乎宿將功業屈指而可待聞望與日而益隆昔申伯于宣吉甫薄伐上增榮于宗廟下綏福于蒼生咸秉大鈞以報盛德佇聆贊元之命以啓迓衡之朝伏冀上爲倚毗倍加調護

與岳州知郡待制啓

右某啓伏審涓選休辰按臨劇部方條布于教令已延見于吏民戎有良翰坐聞周邦之喜鴻飛遵渚抑非盛德之宜伏惟某官英氣深閎神鋒卓穎驁絕塵之逸軌邁扶世之高風慷慨功名發揮事業固已入充顧問之選出靖震驚之師方崇茂勳以底至治何垂成之變忽于不圖蓋无妄之災殆必有喜夫聰明可以理解而賢哲難以數逃汙隆其期淹速奚恤方阻咫尺之間遽杜一介之來仰窺謙光祇攬吝腑涉新秋之沆瀁投硎刃之優游勉隆至和以俟休復

與某待制啓

右某近修短記幸叨侍鈴何茲疎穴之人遽損勤隆之筆誠大賢之念舊見明哲之用心捧玩再三感歎稠疊恭以某官知參家繫文賁天人體圭璋之令姿履金石之勁節雌黃所及過于春秋之褒善俗攸歸

有同溟渤之赴。矧委夷末路。跼從頹轅。徒以久要之情。遂均一顧之價。向風慷慨。引領徘徊。念章綬之見拘。趨門館而伊阻。伏冀上爲廟祏精調寢興。

與提刑太保啓

右某託貳郡條。仰依雲蔭。曾乏趨風之望。居多引領之勞。伏蒙某官過齒懦姿。曲流榮問。緬荷勤勤之賜。祇深叩叩之懷。隆暑在辰。聞名曠願。冀察輔生之術。益綏沖氣之和。跂佇豐恩。少符至懇。

公是集卷四十五

書啓

回漢陽郭郎中啓

右某啓。迺者引嫌避親。得請補外。瓜時再易。續用靡升。天秩不遺。龍光猥及。既塵右史之筆。又撫東侯之封。某官風義相先。忠愛有素。遠形慶問。深諭謙亭。祇佩攸深。指陳焉迨。尚阻晤言之適。冀精沖養之方。引瞩爲勞。寤寐于是。

與知郡郎中啓

右某竊伏下風。悚聞高義。未嘗修一日之雅。望先進之門。故雖懷賢。終失通問。豈意敦尚謙德。勤渠誨言。愧非所堪。祇以爲好。伏惟某官蘊志方潔。得機邃深。固籍甚乎中朝。聊偃息于名部。揆以令望。宜躋近班。稽之治功。矧有善最。兼冀衛生之術。並觀進秩之榮。企誦特深。敷宣罔究。

與雜端郎中啓

右某伏審某官榮被僉命。入毗風憲。伏惟慶慰。竊以紀綱之地。歷代難其人。直清之材。當時賴其用。所以修厥典法。樹之徽聲。俾朝有肅穆之光。士無苟且之患。隱括所繫。愼簡攸先。世方得賢。人用肯慶。恭以某

官抱歲寒之堅操。蘊正始之休規。德業汪洋其無涯。風采峻峙而可畏。足以立懦夫之志。鎮流俗之浮。果升中臺。實持樞要。天驥首路。固非邇圖。元龜在庭。方襲重寶。冀精衛生之術。以永名世之稱。不任懇款之至。

與通判郎中啓

右某伏承涓選休辰。往臨善治。委翼下國。怪三年之不飛。絕塵西郊。信千里之方展。忽蒙示問。姑慰懷賢。悵吏守之有常。俯禮餞而伊阻。商秋沆暘。道路阻深。勉精寢味之宜。庸俟公侯之復。傾瞻攸甚。敷述罔殫。

上運使提刑賀冬啓

右某伏以元統含三。萬物將作。中聲倡六。衆陰其消。恭惟某官味至道之醇。乘和氣之運。宣布上指。將明治經。蹈此迎長之辰。紱于積善之報。某宿官有局。修慶無緣。瞻望旌麾。不任歡欣之至。

謝館職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虎闈引籍。驟望清光。璧府觀書。遽參華列。皆極盛朝之選。豈伊寒士之宜。承詔若驚。荷蒙彌重。竊以右文遘運。躬聖撫辰。優游太平。闡繹洪業。儲思天人之際。垂精道德之淵。上稽漢儀。下襲唐舊。開闢儒館。表章聖塗。長育英材。資禮賢俊。將使辨邦國之典。參禮樂之司。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固當得純學碩聞之傑。博物不羈之雄。內副詳延。外慰觀望。今乖纓戴紱。而羞管晏者。繼踵。搢笏修紳。而希稷契者。比肩。淵源之所漸。風流之所及。雜沓並出。雍容相推。自以繩契以來。河洛而下。

歷選列辟之盛參稽信書之傳語才爲難于斯莫盛若度長絜大詢事攷言必得其尤以充厥位使獲耀日月之炎垂虹蜺之光庶幾增輝本朝洵美顧問豈宜使庸庸之介玷濟之昌實不中聲道所深忌如某者智非語上材僅及中少無聞達之求長有蒙愚之蔽浸尋壯齒汩沒下流悼世守之或墮激懦衷而求晉歲不我與幾成從事之迷斐然成章猶及進取之望備能書于鄉老辱下第于太常自以天機不深學殖方落幸得陪士大夫之後願不過掾功曹之微豈意奏技中宸程衡乙覽許壽王之智以謂少雙擢平津之文乃居第一虛名浮實浩寵逾涯參敘廷中之平分貳方面之守孤生薄祐罔極遘凶魂離幹而僅存性遁天而將滅隙駒驟遠仕版復還手澤尚存篋書已廢親歡不洎風樹彌哀姑上里仁之廬祇索長安之米推恩給筆奏頌得覽內省骫骳之辭仰塵清閒之燕分甘投削理絕覬覦而譽生不虞惠出非望加秩青宮之屬庇職道家之山榮耀赫然聲徽籍甚夫澣洗賤技鬻萬戶之封緯蕭薄資私千金之富物情攸畏天幸實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大猷陶冶庶俗推轂晚進持衡化源且聚精會神屬圖治世之具故拔十失五以廣得人之風底是空疎冒于東照斯誠大賢曠度盛德至誠仰蹈嘉魚之規俯循菁莪之樂舉此錯枉其誰不欣豈伊懦夫獨享豐澤固當師平明之理飾罔陋之心帶鈎佩衡以自修守法誦數而聽事義不假器言無隱情庶以小罄策名之方次酬匠物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永興到任謝鄰路啓

右某啓某過膺朝綍擢侍經帷仍委使符來臨雍部內惟鄙樸之質私計便安之宜就陰寡尤處遠無競

省技能之至短。顧榮幸之實多。此蓋某官推轂衆材。提衡清議。假陽秋之豐潤。垂虹蜺之末光。義均同升。愛忘所短。矧復士宇相錯。柝聲交聞。襲豈弟之風流。聆中和之成頌。亦足以祓飾固陋。優游緒餘。馳慕之深。啓處寧捨。伏冀上爲眷倚。精調寢興。

揚州到任謝上啓

朝廷欲治。未嘗輕長人之權。郡國甚微。亦皆有分士之奇。然則宜得智力肅給。器能周通。上足以奉宣詔恩。下可以表率方面。豈伊淺薄。輒誤簡求。伏惟某官登翊聖期。恢張王紀。樂育人物。因材而措之宜。熙成天工。授方而效以事。將使懦質。有資昌時。昔汲黯之忠。不難淮陽而眷眷于李息。蕭侯之節。非疎平原而汲汲于本朝。【案】此下原本缺。

謝知制誥啓

右某敢。蒙恩授前件職者。望卑而寵厚。能薄而選優。內視缺如。自量幸甚。竊以三代之盛。溢于詩書。兩漢之隆。布在史册。雖上德獨茂。時文日新。亦有代言之臣。謀謨于內。秉筆之士。發揮于朝。是以墳典粲然若日星之華。制度煥乎有金玉之麗。茲體甚大。惟賢之求。而況皇圖寖昌。妙慮臻極。鼓天下者悉獨運于神化。居廷中者舉絕望于清光。將使少窺淵源。進贊名命。聲教所被。八荒其同。訓辭之傳。萬世無斁。則宜得當代之傑。絕人之材。練達古今。發明貫變。譬秀龍虎。垂光虹蜺。庶幾相如視草之工。子產潤色之美。若時述職。可以無慙。如某者。稟生顓蒙。執藝迂淺。徑從諸儒之末。竊售一日之長。譬猶射非前期。難以稱善中。

鑄者躍冶。或以爲不祥。然且玷甲乙之科。借交游之寵。通籍省戶。飛纓蓬山。出入輿衛之間。編摩簡牘之記。雖復自強。已非真宦。豈可參法從之嚴直右垣之祕。此蓋某官樂興善類。出于至誠。欲斲雕輪囷以成大輅之用。驅策偃蹇而效秋駕之奇。故俾懦姿。遂肩榮選。夫力不能進。則雖任鄙有絕臏之憂。精非所堪。則雖顏生有皓髮之變。然而僵俛奏技。徘徊就官。蓋上答天施之隆。次酬已知之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揚州知府啓

右某。困于期會之文。貌在僻陋之國。顓瞑乎從政。憒眊而無奇。故雖當世之賢。平生所慕。殆疎竿牘之問。徒仰雲漢之高。豈優游邇鄰。敦尚風義。欲收一日之雅。固枉八行之音。伸紙慨然。終夕如接。矧以某官秉彝迪哲。成德鎭浮。績醅醅以爲文。濯灩灩以爲白。漢武之稱嚴助。海內少雙。揚雄之敘子淵。天下鮮儷。固將大用。必願自珍。傾跂之深。敷陳非究。

與新知府啓

右某。伏審前旌。已臨近縣。萬夫聳跂。方有來慕之謠。永道倭遲。喜聞坦履之吉。卽期趨見。增劇歡心。

與知府先狀啓

右某。伏審前驅。俯臨近縣。某以攝符節之重。守筦籥之嚴。不得趨詣路傍。瞻望馬首。無任欣歡悚仄之極。

與陝府知府待制啓

右某。伏審受剖圭之封。典分陝之命。函谷天險。包二周以爲雄。甘棠頌聲。歷千歲而復見。仰惟盛德。實高

當時恭以某官素履鎮浮清規格物挺中和之正氣騰膚敏之徽聲顏氏知幾固超殆庶之品王祥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入侍清閒出屏方面雖千里之地非所以極其賢抑萬夫之雄必有以觀其政昔堯用四岳命爲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蓋有故實炳然風聲矧茲濟世之才必踵弼予之典望加保攝以副倚毗

與參政侍郎啓

右某竊覩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制書毗參邦政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挺中和之正氣蘊康濟之遠猷世襲徽名僉若令望曩者席斗樞之宥密籌帝命之深嚴不如子房天子每稱其英傑乃命申伯朝廷屢委以藩垣然而疇咨允歸衆望久觸亟下贊元之命果先當世之賢鄭國緇衣遂彰于前烈楊公清德彌著于後來詩書所稱簡牘所載實增輝于有國豈多讓于昔人升平之期跂足而俟某早繫鈞鑄親遘逢昌雖私頌于得臣終莫諧于趨賀瞻望符照卑情不任欣踊之極

與樞密侍郎啓

右某伏審循覽異方還奏北闕推股肱之隆眷撫邊徼之羣黎翕如陽春渙若時雨奮壯士之銳氣挫狂寇之先心威暢不毛德厚無極固神明之所勞惟啓處而益寧恭以某官文茂經天器深鎮國勤皇王之本務輸社稷之元忠動合人心言垂世範以淵衷之簡佑與蒼生之具瞻宜正保衡允作霖雨矧方叔自鎬還履上卿晉公視師旋拜眞相推故事而明白況時望之僉同敢冀上爲倚毗益綏祉福

與知府龍圖侍郎啓

右某近者某官析圭分國秉節撫封弭駕近藩便時珍館哀嘗僚之憂困矯流俗之沈浮屢枉顧臨深形憫惻魂去幹而已久神還觀而暫新及聞涓選休辰延見諸吏念當奉牋以修慶因使以問安禮節寖荒情意莫屬豈謂曲迂英念特貶誨音身先匹夫固非小人之望義動君子益見大雅之風捧玩以還感激并集竊惟裂壤千里雖豪潤于京師觀政萬夫實稽用于廊廟倚毗有素圖任叵量伏冀俯踐時和仰綏天祐

上副樞密侍郎啓

右某伏念恪居官次逖遠符階雖涵詠洪鈞之間而寂寞滄海之上伏惟贊襄宥密翕受禎祥恭以某官蘊聖相之姿有人傑之量文章盡于經緯功業著于謀猷陟降廟堂鎮安社稷運籌于樞機之內覃化于宇宙之中上所同心民實受賜尚虛玉堂之拜未專金鉉之司卿士積具瞻之誠衆庶鬱迂衡之望固當伊匪夌正弼諧敢冀上爲宗祧益綏福履

回王屯田啓

右某啓猥從大夫之後久聞長者之風不以言輕輒陳公舉邊煩謝記過諭謙辭尚闕晤言宜精綏履自餘感戢曷既裁名

與知府龍圖侍郎啓

右某伏審陟冬卿之貳。撫天黨之封。簡照便蕃。休譽充洽。竊以某官惇大深博。直清昭融。自結淵中之知。歷居方面之任。敏以布政。靜以鎮浮。序閥閱之高。稽聞望之重。久宜處常伯之列。贊大鈞之和。果膺寵章。亟更劇鎮。然而專地千里。未能以攄妙蘊之精。樹風一方。不足以觀遠馭之略。佇升鼎席。甫慰民謠。敢覬上爲倚毗。倍寧寢膳。

與知縣著作啓

右某伏審光被詔函。寵升中祕。相君薦士。風烈聳聞。公朝進賢。聲實自稱。方劇欣歡之懇。忽迂異與之文。仰服周勤。曷勝銘鏤。伏惟某官神鋒秀達。智局閎深。政術自將。民譽已試。宜升尤異之最。以結欽明之知。辟書始聞。嘉慶爰下。諒遠到之叵測。抑漸褒之有開。更希保和。庸副馳詠。

與知縣殿丞啓

右某闓對風徽。驟遷時律。幸鄰土宇。稔熟政聲。雖欣蒙潤之多。尚失置郵之問。豈期厚睠。特貶華緘。銘荷良深。誦玩無斁。伏惟某官濟相門之美。擢英彀之先。方當奮飛。以極妙蘊。然猶觀萬夫之政。寄百里之封。事有漸階。勢必遠到。勉愼攝生之術。少寬引領之誠。

與知郡寺丞啓

右某竊承宣布盛德。億寧還藩。親奉計書。入踐朝著。眷茲與游之舊。尚闕寄聲之文。忽遣玉音。如款犀表。愧悚既集。抃笑以并。矧以過人之姿。豈麋待次之賞。側俟休命。永觀遠圖。勉毓道眞。庸浣心曲。

與通理殿丞啓

右某向審光被詔除來貳藩政。雖未晤于英彩。已前聳于休風。矧復更踐之契不輕。賀問之禮宜舉。顧縈吏役。久墮郵音。忽枉相先之辭。益增無斁之服。伏惟某官器幹敏濟。聲猷邃深。以智自將。所到皆治。猶屈千里之駕。以贊六條之煩。某非才居前。承命多幸。尚賒披對。側冀葆綏。縷縷之誠。敷述豈究。

與紫微舍人啓

右某伏審寵膺帝綍。榮陟星垣。帝王之文。所以鼓四方之動。典謨之體。有以復三代之風。實曰才難。必符衆允。恭惟某官學猶天府。德爲國基。浩浩江漢之流。巍巍嵩華之表。曩者飛龍御厩。仄席求賢。首應茂廉之書。高入英雄之彀。廷臣自以不及。天子喜其同時。猶復歷試蓬瀛。徊翔江海。衆人觖望于留滯。後進面風而咨嗟。果還載筆之游。復正代言之選。名實相稱。輝光日新。且上觀紫微之躔。密臨三台之次。彰纓服彩。繼踵秉鈞。矧令望之絕倫。豈登延之曠日。辱知甚久。推數以懽。仰冀上爲宗祧。載精寢餱。

與致政宮傅啓

右某伏蒙某官猥顧冗僚。特頒珍教。陳公尺牘。傳以榮家。魯史一言。寵于華袞。仰軒墉而尚慕。銘肺腑而弗忘。伏惟某官具體上仁。秉彝懿哲。迓治平之休運。奮保義之宏規。周旦碩膚。宜膺金鳥之命。留侯少傅。遽請赤松之游。望建帝廷。德爲國老。猶復徘徊舉吏。密勿誨言。誠前世之未聞。實儒夫之過望。屬拘印紱。阻詣符階。仰冀善固寢興。永綏祉福。

與宗正舍人啓

右某近託蘧廬遠馳竿牘仰料雍容之暇俯昭悃款之誠眇是固陰忽將朔易惟陟降于帝右增沐浴于天和矧復令望高明珍光純粹足以躋民生于仁壽謀國體于太平僉疇之期日月以繼仰希順蹈時序葆集休祥

與知府密學啓

右某向嘗贊書遽辱賜教荷玉音之聲應知賢德之謙光置以爲榮服之無斁兼審鎮臨全蜀綏靜羣黎犬無夜吠之驚神有來舍之福恭惟某官氣含滔勁明照幾微對風聲以導人敦名教以振俗曠然致君之量卓爾正始之規猶且緩步乎邇僚歷試乎方面昔堯以四岳參領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揆盛德之高世加休績之殿邦必將疇咨與人僉舉故典敢冀上爲宗稷精調寢興

與審刑舍人啓

右某沈于僻陋之鄉迷于期會之事雖虹蜺之絕跂亦竿牘之曠修蓋恃知音庶捐小智伏惟入隆顧問出總祥刑惟愷悌之降康在與居而蒙福伏以某官稟材淵厚秉德融明講求王佐之資優入聖師之閫名聲表海文義薄天茲可謂後進之元龜中朝之碩望故擢從七人之列峻陟紫微之垣潤色大猷贊襄密命方將下玉堂之册升鼎鉉之司推其仁心均之天下敢冀益綏寢履用俟都俞

與和州紫微舍人啓

右某近審暫辭掾垣。出建侯屏。下淮波而擊汰。臨楚郊而弭旌。清風弗遐。英概如揖。顧守土之罔越。曾趨前而莫追。伏惟跋涉脩塗。鎮撫劇部。道腴自勝。神宇益寧。恭以某官鍾秀山川。挺賢珪璧。擢文學之高第。贊綸綍之微言。聞望益高。蕃宣是屬。騁神驥于千里。非盡其能。窺天文之三階。抑爲之漸。仰希慎重。允副傾瞻。

與宗正紫微舍人啓

右某託傳車之倥傯。望紫掖之深嚴。奮不能飛。悃其如渴。伏惟邇凝旒之靖密。味至道之醇腴。履必考祥。神茲來舍。潤色王度。已著坦明之風。彌綸國經。即開太平之路。伏冀上爲廟祏。精調寢興。

與徐州龍圖啓

右某啟。迺者剖符臨州。假道詣部。豈春秋之義篤于善鄰。何愷悌之風惠以多禮。遽達塵戟。方困旅行。引領已勞。寄聲幾晚。伏惟某官德器渾厚。智謀淵通。上所自知。效在已試。方當謨明廟堂之地。時亮柱石之功。豈伊近藩。能屈遠績。某受署云始。親仁有初。馳仰清規。增結丹蘊。

與運使郎中啟一

右某仰庇層雲之陰。緬介外臺之府。蔑瞻風表。秖役襟悰。伏惟輔六氣之和。踐百祿之報。竊以某官德符人傑。英器天成。知流輳而無涯。明析毫而自照。方隆朝寄。暫總利權。將亟陟于近班。庸大攄于素蘊。敢冀順時良食。爲國自珍。

二

右某伏以律中事統。辰以析津。漢修上宿之郊。秦紀成冬之令。恭惟某官將明詔旨。敷繹政經。愷悌之德。允隆吉祥之報。斯集佇膺僉簡。益踐豐恩。某幸庇餘光。尚賒良覿。瞻望旌蓋。祇役懷悰。

三

右某伏審某官被詔典州。涓辰視事。恭惟慶慰。竊以某官高度跨世。長材出人。屢駕膚使之車。歷乎外臺之選。風采特立。聲猷遠聞。復總司預之權。益崇方牧之烈。諒惟匪夕。亟陟近班。某幸守一官。得因大庇。再欣際託。尤極歡愉。冀精養氣之宜。庸浣由衷之禱。

四

右某比者幸迂使節。臨撫郡封。霽澄清之威。以寬不逮。恢宣布之澤。以來至和。庶懷欣然。盛德著矣。遠賒眉宇。增結心旆。伏惟昌赫曦之蘊隆。味沖和之純粹。優優投刃。止止凝祥。悵官局之不遷。瞻軺駕之方遠。敢希保毓。少浣依棲。

五

右某伏審秉節撫封。靡旌及境。已嘗通咫尺之問。道方寸之誠。恭惟跋履山川。綏寧茀祿。偃德風之先路。懷符采之照人。迎竚前塵。不任欣附。

六

右某麋職有常趨風無所跋非炯之流蔭增搖旆之遐心伏惟循覽屬城將明盛業吉祥爲之止止出處坦乎休休竊以某官智察未形器非近用基長材于遠到資歷試于劇司計絕差毫刃無留迹方課殊尤之等亟升嚴近之聯仰冀谷神益綏多福

公是集卷四十六

雜著

論性

人之性必善乎。曰。然。人之性可爲堯舜乎。曰。否。性同也而善不同。善同也而性不同。故善有上有中有下。上之中、又有上焉。中之中、又有中焉。下之中、又有下焉。上之上者、聖也。其次、仁也。中之上者、君子也。其次、善人也。下之上者、有常也。其次、齊民也。仁、不能聖。善、不能爲君子。齊民、不能有常而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謬也。曰。苟如是。人有性矣。性有善矣。善有等矣。則學無益乎。曰。否。玉之爲物也。人知其寶也。有相倍蓰者。有相十百者。有相千萬者。則豈一玉哉。人之性、何以異于是。雖有萬鎰之玉。不剖不見寶。不琢不見用。人之學、何以異于是。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世亂禮廢。人莫自學。學又不能克其性。此孔子所爲喟歎然則人之情惡乎。曰。否。情者、性之動也。性既善矣。情安云惡。子見夫影乎。形曲而曲。形直而直。夫情亦猶是矣。性者、仁義也。情者、禮樂也。今夫人未有不親其親者。今夫人未有不尊其尊者。親親之謂仁。尊尊之謂義。故性者仁義也。親其親、驩然樂矣。尊其尊、肅然恭矣。肅然恭者、禮之本也。驩然樂者、樂之原也。故情者、禮樂也。故聖人以仁義治人性。以

禮樂治人情未有言禮樂而非善者也背其性或毀仁義此非性之過也背其性也喪其情或棄禮樂此非情之過也喪其情也物有奪之矣是故適其理則喜違其分則怒親之則愛害之則惡生則樂死則哀此皆民之善者也君臣以此相保父子以此相親夫婦以此相睦長幼以此相序賢不肖以此相別聖人以此起君子以此治奚謂不善耶今夫水火人所恃以生也火失則焚水決則溺非水火之罪也焚者相繼溺者相及無怨乎水火而棄之者水火利用也獨至于情而以謂不善乎無已則忘其情者而善乎禽獸木石之爲乎是可知也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爲堯舜此過言也堯之時不爲無人堯而已矣舜之時不爲無人舜而已矣文武周公之時不爲無人文武周公而已矣孔子之時可以治國家天下者惟七十餘士亦不爲無人孔子而已矣安在人可爲堯舜哉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此悖言也夫古之人曷爲乃教人反其性背其眞而爲道哉信斯言也是聖王禮義無所積而起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此飾言也善則善矣惡則惡矣彼聖人者生而神焉其何惡之存韓子曰人之性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此虛言也昔者仲尼不云乎性相近習相遠必上者而善下者而惡是白黑而已何相近之有是四者皆非所以盡性也若孟子可謂知之矣故不知性之善者不知仁義之所出也不知情之善者不知禮樂之所出也是故有反仁義于性而爲道喪禮樂于情而爲達生于其心害于其躬發于其躬害于其俗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慎學

由周以來至于今千有餘歲學者益多達者益少其故何耶古之學者其材非有殊于今也其所聞者皆正聲耳其所言者皆正道耳其所視者皆正色耳其所習者皆正術耳于以學道由是性之也其達不亦宜乎今之學者其材亦非有殊于古也其所聞者非正聲耳其所言者非正道耳其所視者非正色耳其所習者非正術耳于以學道由其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且古之學者非獨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今之學者非獨反之而已又多動之以利嗚呼居今之世學古之學不亦勤乎其勤至矣而猶未適于道不亦可悲乎雖然非學者罪也非人性不同也非道去世也時俗改矣師術衰矣復使古之人生于今世其學亦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可不勉也天下治之理在道道之意在經惟夫好學之士博雅之人與一時超絕者將獨至焉其亦安能如古之多達也哉雖然古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則將施之今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又將以吏爲師則是其學之也未始非學于無用者也勞心于無用豈不可憫也哉嗚呼學之猶不學也習俗久矣誰居其救此敝者其惟聖人乎

論治

察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曰惟其不好善而已矣故君不好善自以爲善在己矣故忘其卿大夫雖有善道不得進也卿大夫不好善自以爲善在已矣故忘其士士雖有善言不得陳也如此則上無善也下亦無善也孤立自用而無所與謀矣是故法出而天下怨之令下而四海非之是何也由不攷天下之善不因天下之是天下之所謂善者上不用天下之所謂是者上不知也凡人之所彊而不足者善也所惡

而有餘者惡也天下之善故不可偏攻然而傾心于善天下之善必歸之矣天下之是故不可偏因然而勞意于是天下之是必得之矣故水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集之物理相召也夫君不好善必忘其卿大夫使卿大夫賢人耶必不留矣不肖耶君雖惡之猶苟而進如是則君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卿大夫不好善必忘其士使賢人耶必不留矣不肖耶卿大夫雖怒之猶苟而進如是卿大夫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君與不肖者居卿大夫與不肖者居天下亂可待矣吾本其亂由上不好善故古之明王使卿進大夫之賢者大夫進士之賢者士進民之善者是故四海之內里巷側陋有善焉君得而用之而況親戚父兄之臣乎而況左右侍從之臣乎必不伏矣誠盡得人之歡心也是故古之明王畏不得人之善則卑身以先之見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立敢諫之鼓設進善之旌置誹謗之木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四海之內思致其善遠者蹶而趨之近者就而罄之能者因而陳之不能者亦問而厭之是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其臣何爲不好善哉故上有善也下亦有善也博覽並用而無所疑矣是故法出而天下喜之令下而四海順之是何也由盡得天下之心者也治道之貴無過此矣雖然好善有三有好而行之者有好而任之者有好而尊之者好而行之者王舜禹是也身善矣而又好善此仁聖之度也好而任之者霸桓文是也身不能善舉善而委心焉此雄傑之慮也好而尊之者彊魏文侯是也身不能善聞善不能行又不能任尊而事之天下歸其賢敵國不敢伐是亦好善之實也嗚呼能知此三者之別而致行之治國何難哉是乃孟子所謂優于天下者也

言治

爲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于時忘言而徇于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寔論爲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宋之興剗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吏以鞭扑赦贖爲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彊桀之邦內無羣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于今百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疎矣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鄰國略循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修睦附疎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疎者乎從此觀之爲治者因于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徇于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迹者也忘言而索于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爲政

善爲政者使人自養而非養人也使人自治而非治人也務養人者不足于養而離人務治人者不足于治而罔人曰然則如之何使人自養而人自治也曰士農工商者通工易事而相爲役者也非相爲賜也于是而敏手疾力而任其事勞心竭慮而致其術既已足其父母妻子矣然後推而及于其族然後推而及于其鄉然後又推而及于其道路然後鰥寡孤獨殘疾者有懷此人之情也豈患不能養哉患不使之

養也。夫人之生也。固冥然其無所守。固雜然其不可一。是必有師友之勢。必有宗主之統。師友宗主者。非威人以刑者也。安人以德。習人以禮而已矣。彼人自有師。家自有宗。故在上者得善民而教之。得善民而教之。故在上者不勞而治。今夫廢人所以自養者而盡其財。所謂不足而後養之。所以離人也。今夫人不爲師而家不爲宗。則廉恥不立。而習俗不一。所謂不治矣。不治而後治之。所以罔人也。離人者凶。罔人者危。故聖王務人之所自養者而養人。故不乏。務人之所自治者而治人。故不苛。

言畏

善者之治其民。畏而不懼。不善者之治其民。懼而不畏。何以實之。夫善治者。固必正其民。齊其分。壹其志。而吾民曉然知之。利雖可得。不偸取也。君子則顧義。小人則顧法。其不見若其見之。其不聞若其聞之。是謂畏。如是者。議可以廢于朝。刑戮可以廢于市矣。夫名誠正。可傳也。分誠齊。可守也。志誠壹。可信也。事當其是而行之。雖不宿戒。坦乎其無疑。義當其否。雖不先請而廢之。決乎其無憂。曰功就而已矣。名立而已矣。無有遠近也。無有新故也。無有疎戚也。上下一之。是謂不懼。此無他。惟其議善明而論惡審也。夫不善治。則易其名。錯其分。貳其志。而吾民無能知之。事雖當是。不敢行也。曰忌。義雖當否。不敢廢也。曰讒。忌則死矣。讒則離矣。無有遠近也。無有新故也。無有疎戚也。賢不肖一之。是謂懼。如是者。在上則喪其功。在下則喪其名。夫民既已知功之不可致矣。既已知名之不可守矣。苟可利焉而引取之而已矣。幸于所不見。覬于所不聞。其私則勝也。是謂不畏。此無他。惟其議善不明而論惡不審也。故聞爲治者。謹于民之所畏

與懼而善觀治者、察于民之所畏與懼畏者、心服也。畏乃修。修乃來。懼者、貌服也。懼乃謀。謀乃亂。昔者三代之王使民畏。故其刑省而治日廣。且多功。秦之王使民懼。故其刑繁而治日拙。且無功。後世之治者。愼所以懼民哉。

疑禮

今之禮。非醻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句。統一不明。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信。其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對曰。三月而告于禰。吾疑非仲尼之言也。古者諸侯將薨。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先爲之定也。命之定。則後無簒奪之憂。雖愚人亦知其必然。又惡有既殯而待世子生乎。既殯而待且不可。況既葬而待乎。既葬而待。是或曠年。春秋諸侯逾年無君。最其重也。況曠年乎。仕三月無君則相弔。此仕無君也。況果無君乎。苟以君之重嫡不可不須焉。則夫人之生也不可期。苟爲世子焉。苟爲女子焉。如遂女子。亦將尊之乎。或曰。此謂世子生而告神之禮也。非須以爲君也。爲君者先定矣。此不然也。其名之以世子。舉之以繼體之義。宰祝從之。有君儀焉。何謂非君。或曰。其諸將反先定者而授之乎。曰。惡。是何言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既爲後矣。屢易之可乎。或曰。吾聞之。參也魯。問之幾是乎。曰。問之者對之。固亦宜魯。何獨參也。昔者春秋譏惠公不早分其嫡庶以底大亂。又奚爲此論哉。或曰。三年之間有冢宰焉。此其見之曰冢宰者奚設哉。設以佑嗣子乎。設以待嗣子乎。且冢宰亦何常之有。有伊尹之心則可。無則簒也。安能望人人于伊尹哉。其亦可知矣。予以謂簒

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子。聖人之意。必有從乎此不在乎彼也。且成王幼。周公以爲憂。況日以冀。月以望乎。吾以是觀之。今之禮。非醅經。審矣。

續謚法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同之。及至于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

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賞罰窮矣。

劉子曰。古之爲謚者。有取也。取于名。取于號。取于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珍也。

劉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僭也。不爵而謚。漢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誄尼父。合于謚法。堯舜禹湯之志。作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庶幾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也。愚知適時曰兪。寧武子。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清淨無爲曰聃。耄期適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產。直而不撓曰肸。叔向。輕爵守節曰札。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時格曰騫。尚德愼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能使造命曰貢。子貢。在約思純曰憲。原憲。伎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莊敬曰張。顓孫師。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開。不得

中庸曰哲曾點言合聖人曰若子有敬愼威儀曰華公西有德疾憂曰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夷逸反性敦禮曰況荀卿兼愛尚賢曰翟上同遵儉曰翟墨子救攻上開曰鈃宋鈃獨善爲我曰居楊子居扈言日出曰周莊子潔白不汚曰皓四皓言行軌物曰舒董子簡易多聞曰向劉向守死善道曰勝龔勝覃思寡慾曰雄楊子審音知化曰曠巧厲絕倫曰衡張平子達數知來曰輅管輅博物多愛曰遷良史實錄曰遷

說大射三侯

鄉射記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中者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此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有躬舌也侯中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廣二尺則與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與崇方者此也必先量侯乃制侯中既得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定而足凡五十弓之侯其中十尺其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亦各二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者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者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者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尺以五爲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尺以四爲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尺以三分爲中也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于其中

從遠視之則出于參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參也參崇長四尺棲鵠于其中從遠視之亦出于于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干也所以必于舌下者舌長能蔽之故以見爲節矣于侯之鵠則去地武武者三尺也世言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也兩迹之間則二尺武以是名之于侯之鵠用此爲高蓋幾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疎足以射其勢參差相入是謂狸步鄭云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三者異物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二丈六尺既難卷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尺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鄭意以爲不若是則大侯之鵠不見于參參不見于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不能見于參參亦終不能見于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干高一丈九尺二寸令人目高七尺從干望參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高則高矣欲使鵠裁見不足二寸欲使鵠盡見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侯視大侯亦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侯重張當使後侯高前侯耳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視之審也如令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視之哉又經云以狸步張三侯者非爲射者之志也乃爲張者之法也而鄭以爲射當如狸之擬物則何預于張侯乎且司射命射惟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値中一侯輒釋獲爾

而鄭以爲矢揚觸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亦惑已哉。

小功不稅

韓子作小功不稅書。小功不稅。禮也。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于人。見其貌慼。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于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于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死哉。甚矣夫韓之達于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于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耶。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亦是降而無服也。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踰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師三年解

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公征東山三年而歸夫高宗至明也鬼方至幽也周公大聖也管蔡大惡也以至明伐至幽以大聖討大惡何必三年三年克之何足以多然而周易是稱詩人是美以謂中興之功莫高悅使之道莫先如此殫財力曠日持久而有勝焉亦足稱矣則豈若速成而務財豐孫吳之師不聞朽之久也以是推之所謂三年者殆非世之所謂三年者矣故觀既濟者離下而坎上也離下則文明莫盛焉坎上則伏隱莫盛焉以文明之進當隱伏之退勢不能久而東山亦日勿士行枚吾以是觀之則三年者一年而庶之一年而富之一年而教之之謂矣且夫聖人之于天下也非私其有天下之名也哀夫民之不被其澤而亂政之罔民也是以有征伐焉豈欲亟一時之勝而遺後世之患乎豈欲貪勝之名而忘愛民之道乎是故三年者幷庶之富之教之而言也夫爲之徐則垂之固教之習則措之安豈若小丈夫哉戰則窮國之力而後已若不勝則以詐謀濟之故奇變詭譎以計相中邀一時之捷而棄長久之策故勝則遺其患于君不勝則遺其患于民此所謂不忠之大者而聖人所以貴持久孫吳所以尚拙速也夫以孫吳之智窺桓文之德尚不能合以規聖人之道固綿遠矣而世不知者又以謂聖人之師尚若是其緩矣三年而後有成是其老師費財恬而勿慮宿兵玩寇安而勿疑則是俱未得其中也何謂庶之曰除其苛虐寬其征賦老其老幼其幼何謂富之曰疇其田伍治其里邑原其本業節其服用通商阜農勸功易事何謂教之曰生有以養死有以葬祭祀有法出入有儀良其師保美其官守一人莫非其臣也尺

地莫非吾有也。引師而去之。民效死不畔矣。

御龍解

天下之物。無智于龍者。是能乘雲氣雷雨而游乎天地之間。在天地之間無微細隱隙而不容其身者。其爲物也可謂神矣。然而昔之人得而擾之御之。則以能識其嗜慾而不倍其性也。凡擾畜物之道。苟爲不盡其性。雖狎不留。苟爲盡其性。雖不狎留之。然而狎犀象虎豹也易。狎龍也難。彼龍者恃其才之大而智之神。如有不合。則去矣。非若犀象虎豹之受制于人而求全于人。而喪身于人也。是以狎之非其道。弗就也。方夏之衰。御龍氏死。天下無傳御龍之術者。龍于是去而不返。若無龍焉。然則非實無龍也。彼其神知天下無有能識己之嗜慾而御之者。故匿而不出也。其不出。天下始益好而奇之。萬有一遇焉。猶震眩顛踣竄匿而不敢視。甚矣夫龍之可好而不可親也。可怪而不可擾也。豈實龍之情哉。然而世之人始因旱而像之。因水而禜之。怨呼咨嗟以求其肹蠁髣髴之應者。嗚呼。何世之人不憚煩而與龍異好尙且至于此哉。

公是集卷四十七

雜著二

明舜

桃應問于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思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揜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夔夔齋栗瞽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至姦由是觀之舜爲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爲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謂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皐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如何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也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皐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莫

備焉。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然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皐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奚至于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爲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皐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爲父子者必悅仁。莫盛焉。故善爲政者。毋以小妨大。毋以名毀義。毋以術害道。毋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爲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爲之。其惟舜皐陶乎。

舜死

舜以天下讓禹。十有七年而死于蒼梧。蒼梧、夷也。去中國萬有餘里。欲天下之一乎禹也。周公繼文武攝天下七年。制禮作樂。反政于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而己居成周。死葬于畢。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舜周公同道。舜、君也。周公、臣也。舜周公易地而處。則皆然。然則堯何以不去中國死夷狄乎。曰。舜之相堯也二十有八載。德施于民也長。功見于民也大。天下忘堯焉。堯之子不肖。書曰。罔水行舟。罔晝夜頟頟。朋淫于家。天下疾焉。故堯崩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如是而已。不能有加矣。禹之舉也。由舜。其相舜也。不能若舜之久。舜之子又不若丹朱之甚不肖也。天下不以爲戒。雖舜死天下將不忘舜。是以舜去中國焉。去中國而天下一乎禹矣。或曰。舜勤民而野死。曰。有天下以與聖人。不使後世萬姓被其害也。而去之。可不謂勤

民乎。或曰。舜死于巡狩。征有苗曰。不然也。堯以天下讓舜。使舜巡四岳。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舜以天下讓禹。使禹征三苗。書曰。苗民逆命。禹乃班師。布文德。夫堯舜未嘗不巡狩。代無道也。抑既讓天下矣。則無所事天下。夫舜何爲而巡狩。且伐三苗乎。然則古之有是說也何故。曰。昔者晉文公召天下以會諸侯。春秋爲之諱曰。狩于河陽。然則舜不能忽然違天下而去。將託于狩而至蒼梧也。舜之讓。春秋之諱。聖人之意也。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昔者太王之子曰太伯、仲雍。王季王季有聖子曰文王。太王欲傳之。太伯、仲雍知之。因採藥而去。以自竄于荊吳之間。然則聖賢之所以讓其國家天下于聖人者。亦必有道矣。孔子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伊呂問 并序

讀鬼谷書。以伊尹在夏。呂望在商。爲仵合。讀孫武書。又以二人爲反間。夫世衰道敝。天下語權變者宗鬼谷。語奇正者宗孫武。學者既無以拒之。而復假聖人以自耀。將使澆薄之俗甘心于詐僞。予甚懼焉。作伊呂問。

或問。人有言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太公三就紂。三就西伯。有諸。曰。有之。曰。然則爲仵而合者歟。曰。否。不然也。昔者伊尹避桀。耕于有莘之野。不以耒耜爲可賤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湯聞其賢。往聘而起焉。太公避紂。釣于渭水之上。不以漁之事爲可薄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文王聞其賢。往獵而起焉。二子者。皆聖人之仇也。知不以久幽爲不賢。而曾紛紛以求合爲賢乎。且吾聞之。伊尹歸于商而爲之相。

太公歸于周而爲之師。二子者法堯舜者也。以堯舜之道。不可以臣伐君。可以臣輔君。成湯察焉。古者諸侯歲一貢士于天子。湯因是焉而貢之。故伊尹入于夏。夏不能用。古者士不得其職則去。諫不用其言則去。伊尹數諫而不入。識夏之可醜也。歸于亳。湯又貢之。貢而反者五。知其不足與有爲。然後終相之。當此之時。伊尹乃自亳之北門入。遇汝鳩汝方于徐。而作汝鳩汝方之書。伊尹、太公、其臣均也。成湯、文王、其主均也。夏桀與紂、其亂均也。以伊尹之入于夏。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由文王貢之也。則二子者皆願爲而不得者。非仵之而後合者也。且仵而後合者。若蘇秦者乎。昔者蘇秦嘗爲燕謀齊。而僞得罪于燕者。以納于齊。齊人剝而裂之。天下莫不笑。故圖爲仵合者。蘇秦也。不免于死。而謂伊呂之聖人爲之乎哉。曰。伊呂之不求于合。則吾信之矣。若乃湯貢之。文王貢之者。非閒歟。曰。惡。是何言也。且以湯之得天下也爲得桀而得歟。爲得道而得歟。文王之得天下也。爲得紂而得歟。爲得道而得歟。湯之得天下也。自其伐葛。文王之得天下也。自其伐崇。湯伐葛而莫之逆者。而桀喪其天下矣。文王伐崇而莫之違者。而紂夷其天下矣。且子謂湯之得桀也。伊尹閒之。其得葛也。孰閒之乎。文王之得紂也。太公閒之。其得崇也。孰閒之乎。聖人之爲聖也。爲其正而已矣。是以衆人爲不可及。必以閒而有天下。則其所以爲聖也。不亦衆人而可爲之歟。曰。然則世之有是言也何出。曰出乎貪勢而好利者。貪勢者樂縱橫。好利者喜用兵。其于術猶號而售之也。是以私自託於聖人。

問南子

或問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信乎曰信然則仲尼之見南子也欲因以行道乎曰否不然也昔者叔向囚于晉晉人將殺之樂王鮒者嬖臣也使謂叔向曰事我我免子于死叔向不應亦不謝也夫叔向不應豈不曰生者人之所安也爲不義而生者我之所不安也富貴人所欲也爲不正而富貴者我所不欲也得勢而行道者所願也爲不正而行道者我所不願也夫曲其身以赴利者叔向所不忍爲而謂仲尼爲之乎且夫欲行道而求合于人者吾未之聞也求合于人而欲以行道者吾亦未之聞也他日王孫賈以微言問于仲尼曰與其媚于奥寧媚于竈何謂也仲尼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夫仲尼生居亂世固天下無所遇得其人可以行道而不爲也曰毋以獲罪于天而因南子以求致其行是媚于竈矣何以爲仲尼曰仲尼之不因南子以行道則吾既聞命矣敢問仲尼之見南子何也曰古者不傳贄不爲臣故稱其君曰君稱其君夫人曰小君二者皆君也國君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盎命婦從之將與之共宗廟之事正君臣之位不可以不見也南子者衛小君也當是時仲尼仕于衛如之何不見敢問禮歟禮也禮則子路何不說曰子路之意以爲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君子奚宜留哉乃仲尼則欲先正其名君臣名之大者也名正則庶民服道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二年淹也此之謂也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于衛靈公際可之仕也于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所謂際可者接可見也古之人接可斯仕矣

啓疑

昔者齊伐魯孔子憂之謂門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也今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于是子貢往見田常而說之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而魯弱不可攻也則不如攻吳于是子貢南說吳使伐齊東說越使伐吳北說晉使承吳之敝故子貢一出號爲安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嗚呼不亦甚哉此亦周末戰爭貪利之人耳而謂子貢爲之乎且夫卻齊以存魯于魯則幸矣于彼四國則敗矣不惟如是又使其身蒙惡于田常如與之簒焉不惟如是又使聖人被不知人之譏如與之謀焉雖然齊伐魯之事不能無也子貢說田常不能無也雖然子貢之言則謂何哉子貢必將謂田常曰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害君也今君上不見信于君下又見壅于大臣外爲高鮑將兵伐魯君伐而勝則高鮑之謀也伐而不勝則高鮑將正君之罪上者不見信于君下又壅于大臣外與諸侯與國爲仇君之位若朝露可翹足而亡矣夫魯千乘之國也未可量也君不如按兵勿伐以銷高鮑之謀外自樹黨下以嫗拊百姓使不踐戰死之患全而歸之夫百姓全而歸戴君如父母魯喜于不伐親君如師友銷高鮑之謀則未有以間君也君乃釋此三利而必踐萬危之塗開大臣之意身與之爲市不亦惑乎如此庶乎子貢之意矣猶恐非也今乃飾縱橫之詐挾反覆之辯親指之聖賢之間學者信而不論論者昏而不諭毋乃已謬哉雖然是傳聞者也疑似者也古之爲書之二者多有之其始也出乎信而今也成乎僞吾請言之傳曰彭祖最壽八百餘歲敢問彭祖非人也耶則豈獨八百歲而已哉是人也何以獨得乎此固難通也雖然爲有是端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吾以此推之所謂老彭者古述作士也上采五帝

下及五伯。上下八百歲之間。譬若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太史公述歷黃帝以來三千餘歲也。非仲尼與魯隱竝生。太史與黃帝俱壯。其書則然也。此傳聞不攷實者也。舍彭祖無傳聞者乎。曰有傳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夫徐偃王、徐國之君也。主祭祀奉朝聘。交鄰國接百官。古者人君無所不親。則偃王何以能自力哉。古者有天疾者不入宗廟。有人疾者不入宗廟。則偃王何以能不修武備以亡其國。吾以此推之。文德柔柔者筋象也。武備剛剛者骨象也。故貴文而廢武。亦不可以存國。猶有筋而無骨。而不可以爲人也。此出于議論比與者也。而不審則疑矣。舍徐偃王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魯陽公與韓戰。怒而揮戈。日退三舍。夫天至高也。日至遠也。魯陽以七尺之軀。丈二之戈。氣不足以盈谷。力不足以破山。憤而指麾。日爲之卻。則豈獨日哉。蓋天亦隨之。此不可以誑嬰兒。終日又況天下乎。古者兵法三十里一舍。吾以此推之。魯陽者。戰而敗績。一日之中而北三舍爾。世人不知。則以爲日退三舍矣。此傳聞而譌者也。舍魯陽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黃帝與蚩尤戰于版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貔、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夫黃帝之人民。猶今之人民。黃帝之郡國。猶今之郡國。黃帝何以能獨任異類與之成功哉。言黃帝之士卒如熊虎。言黃帝之旗幟載鷹隼。則可已。豈獨黃帝有是哉。書曰。如虎如貔。詩曰。織文鳥章。此亦聞而不察者也。舍黃帝無聞而不察者乎。曰有。傳曰、文王四乳。所謂文王者。其仁義忠信聖人之姿爾。惡得形狀之異乎。必形狀異然後爲聖人。則孟子又烏得云堯舜與人同乎。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此八人者同母而四乳。吾以此推之。所謂四乳者。亦猶是四乳之謂

也。此固美之過實之言也。舍文王無過實者乎。曰。有傳曰。伊尹生于空桑。夫人之不生于木。猶木之不生于人也。伊尹獨爲絕類離倫。無所受其氣。若蜉蝣醯雞之出于物也。禮曰。空桑之琴瑟。斲琴瑟莫宜于空桑之木。地名吾以此推之。伊尹之生于空桑。猶文王之生于西戎也。何怪之有哉。此固好奇而不經者也。故曰言遠而僞。道散而惑。三皇之事。萬不存一。五帝之事。千不存一。非篤學而心知其道者。豈足勝論哉。昔者宰我問于孔子曰。黃帝三百年。信乎。孔子曰。黃帝在位百年。崩而民哀之百年。用其教又百年。此其所以三百年也。楚子問于觀射父曰。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使無重黎。民其登天矣。觀射父曰。不然。昔者高辛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天地之道序。而人神不相雜。乃所謂絕也。民不能登天也。嗚呼。吾安得夫孔子觀射父而聽之哉。

五百

或問曰。五百歲而一聖人作。有諸。曰。否。不然也。或問乎孔子曰。吾聞黃帝三百年。黃帝何以能若此之久也。孔子曰。黃帝在位者百年。崩而民畏其神又百年。已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此之謂三百年。夫言固有若是者也。古者一聖王之法。五百年然後移。故曰。五百歲而一聖人也。曰。昔仲尼有言。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曰。聖人之法。五百歲而移。是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乎。曰。是非此之謂也。蓋古者有不粒食、不衣裳、居不屋、死不葬之俗矣。非不樂之也。不知爲耳矣。而今也耕而食。織而服。安而宅。葬而得者。固不一俗。夫聖人蓋因時而設法。相時而制治者也。法固有必變。治固有必革。謀不能五百年者。

非聖人也。當五百年之極而不知承之者。非聖人也。夫五百年之極。其禮與其俗。既已濫矣。然後歸而新之。故聖人者。常出于五百年之後者也。不五百年。其法不亡。不可得而亡也。既五百年而猶不亡。所謂不亡、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絕也。由堯至于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堯之仁。湯之武。文王之治。適因其時得其際而改焉。民之去故俗而就新治。悅然如水之赴下也。誰能禦之。孔子得其際矣。而不得其時。周之俗。遂極乎敝。所謂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絕者也。故孔子作春秋。春秋之作。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後世未有爲孔子之爲者也。如有孔子之爲者。則亦必五百年而後可亡也。故曰。五百歲一聖人作。一聖人作者。一聖人之法變于五百年者也。前之則民未忘德。過之則遂極乎敝。極乎敝。雖久非聖人所謀也。今曰周人八百。殷人六百。以爲文王賢于湯也而可乎。故聖人非能計歲必五百年而生也。以其成之。則宜乎居五百歲之後也。是以傳此言也。或曰。揚子雲以謂事之不然。曰。子雲玩文而遺意者也。其曰不然。不亦宜乎。

公是集卷四十八

雜著

題三公子傳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讒廢。惟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于齊。平原背千里之趙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其折節慕義。貧賤無所遺。卒得其用者。三千而一耳。況乎不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讀封禪書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于後。平之于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爲世大僇何哉。彼以其術爲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爲迂而益之以諂者也。其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爲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避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耶。悲夫。

題東漢逸民傳後

東漢逸民十有七人。得道之中者。龐公而已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所謂不遭時者。非激世長往者也。古之君子進以禮。退以義。故進不謂之貪。退不謂之僞。以其身爲天下法也。故賢者至焉。不肖者勉焉。故曰禮義、天下之公也。若夫二三子者。以絕世爲高。不臣爲名。至其後世也。羞朝廷之士。孔子所謂鳥獸不可同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此之謂歟。

題魏太祖紀

漢高帝既誅項羽而哭之哀。魏武帝平袁紹。亦祭焉。世或以二君匿怨矯情。非也。方天下畔秦、劉、項、兄弟也。及董卓之亂。袁、曹同盟也。其艱難周旋。禍福同之。豈云虛哉。及權就勢成。人懷圖王之意。還自相攻耳。非有宿怨積仇。必達大義者也。既摧破其國。非其初約。雖功業歸己。而英心感動。自然隕涕。此乃所謂慷慨英雄之風也。豈介介然幸己成而樂人禍哉。且夫爲天下除殘。則推之公義。感舊撫往。則均之私愛。此明取天下非己欲。破敵國非己怨也。其高懷卓犖。有以效其爲人。固非齷齪者所能察也。嗟夫。如彼英傑之人。爾猶未易得其意。又況聖人乎哉。

設侯公說辭 并序

天下之辯士。皆自以能排患釋難。亡使存。危使安者也。然而說有可以行。有不可以行。子貢說野人。野人拒之。此不可行者也。夫以楚之強。項羽之暴。其甚于野人明矣。而侯生一語而太公以歸。其道奚出哉。請試陳之。

謂項王曰漢使陸賈請太公乎曰然然則楚與之乎曰否何以不與也曰漢急寡人常寬之危常存之漢得志輒欺寡人寡人不忍與並立乎天下是以不與也曰噫亦甚矣大王之厚于漢有天下必矣天下之歸漢必矣楚之不得天下必矣天下之不歸楚必矣何也臣請言之大王嘗與漢臨廣武而軍當是之時楚欲烹太公而漢不救彼知殺人之親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而可以致天下之怨故不示楚以急也今何故而請之且大王何以不遂烹太公曰伯謂我爲天下者不顧家烹之無益故不烹也曰誠如伯言者今漢之意其欲得其父者耶其外欲以得其父爲請內實使楚害之而致天下之怨以滅楚耶夫豪傑並起以誅秦爲事秦既破矣而戰伐不息使百姓父子肝腦塗地至苦也楚與漢亦各有分地今漢去其地而與楚爭彼自知智不若大王勇又不若大王故輕委其親以邀怒衆心曰凡所爲天下洶洶者楚耳又出信使厚幣使天下見之皆信漢用兵之不得已也則人人致死于楚矣故曰甚哉大王之厚于漢也故大王不如歸太公明與漢分天下而王之天下之人皆知大王之無負于漢也又知漢之有分地也彼雖欲欺其衆復從事于楚衆不爲用雖強之不聽是漢孤也大王之霸可以萬全今大王益留太公漢亦益怒其衆楚亦益怠漢亦益進願大王熟計之且夫爲天下者不顧家苟殺之無益則雖留之亦無益矣苟殺之足以益怨則留之亦足以益怨矣不識爭天下者使天下怨我利耶使天下怨彼利耶兩者願大王計之臣非敢爲漢謀得太公也欲爲楚謀取天下也臣之言用則漢無辭以用其衆無名以行其詐而天下定矣

寓辯

劉子論疾辯士或曰劉子安得疾乎辯夫辯者排患難解紛糅或立談之間而致和平此雖孫武之師仲由之材賁育之勇不洎于此矣乃可喜也顧劉子未能耳何遽而疾之哉且夫秦破趙軍長平進圍邯鄲之危若綴旒者諸侯畏秦而不敢救秦劫諸侯而不敢進也故馳辯之士深計而無所用多言而無所納皆欲存趙而抑秦奉諸侯以弊關中然而諸侯之兵不出于境彼亦智者之慮所未盡也及魯仲連畫新垣之策而秦兵退舍劉子誠能造意設辭爲可以動諸侯之兵者則劉子于辯固易而可非之矣今劉子未能窮辯者之慮又焉能斥辯者之過劉子笑而應之曰夫邯鄲之圍諸侯莫救勇者不能進其斷說者不能伸其意彼諸侯畏秦之勢則固然又何足怪雖然諸侯未睹秦滅趙之患也今請說而出其兵子其爲齊楚韓魏之王吾請說子遂說齊楚之王曰秦圍邯鄲邯鄲且亡其大夫之謀曰請以天下帝秦而趙國舉臣于秦趙帝秦之使且夕且行矣臣竊爲大王憂之夫趙入于秦則秦益強秦得其尊號而歸必釋趙而令諸侯秦趙合歡則趙有河南秦有山東秦因下兵崤谷伐其後帝已者趙亦出兵而佐之伐其後帝秦者如此則齊楚先危矣且夫齊楚之不伐于秦者以趙邇而齊楚遠也今趙先下秦秦必不外于趙矣而與之謀諸侯之事則齊楚必先伐矣秦貪其尊號而欲幷天下兵不至鄆臨淄不肯止矣是齊楚疎趙而受其兵畏秦掇其患也何趙之智而齊楚之愚也且趙之帝秦社稷之故其計必果矣而秦有幷天下之心其兆必從矣秦從趙請又責于諸侯則王能遂帝秦而臣于秦乎王曰不能曰然則王之不救趙

亦過矣。今日趙下。明日兵必至齊楚。齊楚天下之強國也。秦必欲先其強者而後其弱者。臣恐齊楚之病。又甚于邯鄲之圍也。王曰。然則奈何。曰。今夫齊楚之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車數千兩。馬數千駟。萬乘之國也。而秦亦萬乘之國也。秦圍邯鄲而莫能救。固畏之也。俱據萬乘之國。而齊楚獨臣于秦。臣竊爲大王羞之。臣聞秦戰長平。民年十五者必赴焉。秦王又爵民于河內。以與趙戰。連時而不解。臣竊度之。秦名勝趙。其衆固已困矣。非十五者不可用。其民固已竭矣。王于此時。以齊楚之强。選將授兵。因秦之敝以救邯鄲。臣見趙之寶器重賂必入于王。而秦必以信使厚幣以交王。國不此之務。而委兵以俟帝秦。竊爲大王不取也。于是齊楚之王曰。善。吾又因見韓王而說之曰。韓趙世世之與國也。而秦天下之仇讐也。秦圍趙而韓不救者。必以秦爲強而趙爲弱。今趙自見其弱而諸侯莫救。必請以國事秦。而以帝帝秦。秦得其帝已。必縱趙而與之連謀以圖諸侯。趙之怨王也必深。則必以兵伐韓。而秦又出兵宜陽而責于韓曰。何爲後帝我。是趙攻于北而秦攻于西也。韓不割膏腴要郡以事于趙。不北面委贄以事于秦。韓不得息。是韓棄與國之好。而要仇讐之禍也。假使趙不帝秦。秦不縱趙。趙必折而入于秦矣。亡趙以益秦于王何利哉。齊楚救之。我不救之。是王獨招患于是也。且夫秦久留趙而不去。豈能無畏諸侯之救趙哉。故宣言以劫諸侯。而諸侯遂聽之。假如秦兵伐韓。則韓能遂爲之臣哉。王必不欲爲之臣。則願王之以兵救趙也。王不救趙。則秦趙之患必至矣。願王圖之。韓王曰。諾。已說韓。則見魏王而說之曰。臣聞魏遣管鄙將二十萬之衆以救趙也。恇于秦而止。臣竊以王謀之過也。夫秦人貪而多詐。故竭國之兵以事邯鄲。邯鄲未下。而

其兵亦困矣。故恐諸侯之救趙也。先宣言以劫之。彼雖名強。實懼王耳。今王又止晉鄙之兵而不行。是王之謀中秦之計也。且夫以聲威魏者秦也。王猶畏之。有如秦既勝趙。以實伐魏。則魏能臣于秦乎。秦見魏弱。必以魏爲不能國。非盡臣魏。其兵固未可止也。臣固以謂王之謀過也。且救人而止其兵以觀望成敗。使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使趙勝秦。則趙之兵亦必至于魏矣。而秦必反爲趙之助也。臣請言之。昔者秦伐韓之修魚。而楚救不至。韓之君臣謀曰。秦欲伐楚久矣。不若與秦和而伐楚。則秦必聽韓而捨韓矣。且韓失于秦而取于楚也。楚人聞之。大恐。命戰車滿道。士卒滿野。而告于韓曰。寡人將救韓也。然卒不救。韓大窮困。請和于秦。秦聞楚之先欲救韓也。使將將兵伐楚。至丹陽。斬首八萬而歸。夫當秦韓之相持。楚兵不出。故秦得勝韓。既勝韓因而伐之。其勢然也。故楚雖不救韓。而秦兵猶至者。秦貪而戾于事也。向使楚兵救韓。則秦必喪師而失衆矣。夫大王之兵爲救趙。雖未常與秦戰。然而趙已滅。秦必移兵以臨大王。前日之楚是也。臣故曰。使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夫許而不與。失其所以與。怨而不絕。失其所以怨。今王之兵有救趙之名。無救趙之實。趙勝于秦。則王何功于救也。夫以無功之事。招失許之怨。故趙勝秦。則趙之兵必至于魏矣。而秦欲和趙。故必反爲之助也。今王何不使晉鄙進兵以明救趙。秦久圍趙。勢不能固。彼畏王之威。必引而去。是王西抑強秦而北存孤趙。天下之強國必請服。弱國必入朝。則王之王業成矣。不務以此。而務躡楚之跡。起秦之禍。與趙之怨。甚爲王不取也。王曰。善。如此。則五國必從。從則邯鄲必解矣。于是或者曰。善。今日乃知劉子天下之士也。而辯固劉子之末也。請謹事左右。夫邯鄲

之圍諸侯莫救辯士說者萬端而兵莫肯出及魯仲連謀之秦兵退焉公子無忌至遂敗秦師秦師非不能勿懼魯仲連也畏其說之當也非不能勿懼公子無忌也知其師久而敝也所以劉子深求當時之事託以利害之趣東引齊楚南動韓魏可謂至當之理必然之效也

諭客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才謀之士于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遊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論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爲機是以功勳流于竹帛盛德載于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驚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于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絕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鐘鼓之娛不勸者于是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攬奇俊兼聽天下恩涵于人心義激于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臥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辯之辰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藐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勢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于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于用不必全潔功期于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愚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

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睢盱拳曲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如雷行威名竝建家國兩榮乃反侈陋巷之處甘藜藿之食目無韶濩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轅有阪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啟有扈氏之兵成湯造攻于牧宮文王收績于崇城當此之時覆載作于天地文明比于日月休恩滲于時雨厲威粲于霜雪跋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弓矢未盡閉干戈未盡戢小至俘馘大至流血巍巍之功不爲之差減赫赫之號不爲之減裂適足以增其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于盛德耶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踉顛隊假使頃刻親戚不輔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竊疆場此與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閱于詩禮介胄之卒奪于貙貔賞未及縣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固已集矣于是乎虎盼鷹視龍行雲起譬如挽千石之弩決垂潰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燬曾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朝乾夕惕勞于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傅說之流藏于巖野伊尹太師之品逸于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得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咈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鑑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可以爲

小醜之未夷。羣兇之尙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鬱鹵。受令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而螻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分爲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于是蠢蠢之氓。困于戈鋋。積尸爲山。流血爲川。糜潰屠剝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啟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眞宗成之。至于制作之道。似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泰山。禮河汾。攷百王。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敕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肄其儀。參于六經。表于萬年。澤漏乎重溟。功陟乎上古。還成康之俗。儼典謨之篇。包弓假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誇蘇張于平世。侈孫吳于異類。終無益于王道。窒自絕于聖治。客徒笑我暗于事機。我亦悲客躁于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竦然而謝曰。荒野之人。溺于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責和氏璧

楚人和氏得玉璞荊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哭于荊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已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

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爲益在下不損以爲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于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大臣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于是齋七日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與兵而圍之夫與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爲危以存爲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于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價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祗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于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于魯而韓非死于秦其欲將與說難爲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爲不幸謬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于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監刁之自害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爲貴在乎賤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于己而內人不厚于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于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傅說築于巖險之下太公釣于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于世俗之患也遠矣無他人主者求之也

諭歸

太原王舒、以進士處太學。太學于今無師弟子之教養。老講兵之禮廢已久。諸生至者無所觀習。皆欲著名廣文館。覬三歲一貢士。爲苟可以幸其身耳。其非胄子者至以錢入吏。自隱爲士大夫之後。王生恥之。乃更占名數京師。求舉于鄉。又連不獲。蓋居者十年焉。王生、閩中人也。父母皆老矣。異日吾嘗謂王生必歸。或曰。王生不必歸。吾曰。古者仕不遇則去。說不用則去。夫仕而去者。道也。說而去者。激也。以其京師不入。猶有諸侯存焉。齊、魯、宋、楚、秦、晉之大國千乘者非一也。滕、薛、韓、魏、邾、莒之小國百乘者非一也。今天下一家。仕進一道。黜于京師。復進于闕下。去則無所矣。則王生之居可也。雖然。王生能無朝夕之念于其父母乎。其父母能無朝夕之念于其子乎。故曰。王生必歸。且王生所以久不歸者何爲乎。爲貧賤羞父母乎。爲不遇恥鄉里乎。抑爲上國勝下國乎。夫王生、士也。豈爲是哉。使貧賤可羞。是曾子不足爲也。不遇爲可恥。是孟子不足多也。以上國勝下國。是仲尼不足師也。夫曾參至孝。未嘗羞貧賤。孟子亞聖。固不恥不遇。仲尼誠明。而欲處九夷。彼一聖二賢。其意何如哉。爲士者可法乎不可也。今夫胡馬也、聞北風而嘶。心懷其舊土也。有仁心焉。爲士也。苟恥其身而廢其歸。曾輕任其身而不知也。且使王生得之不以道。其躬雖富貴。其事親爲能自厭其心哉。吾與王生同道也。同道近乎友。欲乎吾欲之無過也。是厚乎身于無過也。故諭王生使之歸。解其惑。

雜錄

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居于蘇湖間。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秩潁州人。應進舉。初未爲人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較郡中戶籍。正其等。秩貲簿在第七。衆人遽請曰。常秀才廉貧。願寬其等。永叔怪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非庸衆人也。永叔爲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悅其爲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潁。因薦秩于朝廷。賜以米麥束帛。秩固讓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當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孫侔聞。朝廷賜之如秩。侔受之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議其意。予以秩尚節而侔安禮者也。所謂賜之亦可受矣。尚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令、亦揚州人。少時落拓不檢。未爲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

志雪

閩越地濱海。氣寇薄多暘。余三年居之。未始見雪。明年丁丑來京師。秋卽雪。長老或以爲寡。人知其寡。或共議之。或曰。九月于卦爲剝。剝五陰一陽。陰雖太盛。陽亦未絕。未當雨雪也。然雨雪者。陰太早。刑太急也。或曰。物不時爲災。雪當降于冬。不當降于秋。降于秋、不時也。是當爲災。人解之曰。否。凡以卦爲剝。陰雖盛。陽尙存。不當雪者。是十一月雪。亦可怪也。十一月陽始生。固微。正月三陽而雪。人不怪也。何以獨怪秋也。且三陽爲泰。泰時雨雪。猶可。五陰爲剝。剝時雨雪。何以不可。而謂之刑失乎。且刑何以失。夫古者昏亂之時。天子不隱。忿大夫不愛人。吏不哀矜。鰥寡不見收。則獄有過而氣有變耳。今天子聖而明。大夫謹而詳。吏畏而法。鰥寡悅而安。其于刑也。訊從恕。議從厚。疑從赦。何致于失而雪哉。此議之非也。又凡所謂不時

而災者謂害于歲耳今九月雪何以害也穀已入則不害麥已布則不害民已室處授衣則不害烏獸既氄則不害昆蟲已蟄則不害而猶謂九月雪爲不時失類也夫南方地卑故燠暑北方地高自倍南方盛冬無雪非異故北方未冬爲雪何怪乎且雪不當降于秋降于冬可也降于春可乎夫春猶秋也世不怪春雪何怪秋雪人儻以少見爲疑耳夫麥宿種而性能寒故種麥而雪殆豐年祥也未可議明年麥果大收倍于昔年然則二者之言前果謬後大信也人見所鮮卽議以爲怪爲不時爲災則凡出處異于世言語異于世文采異于世世所謂鮮而可怪者以施于事必以謂不時行之于民則以謂且有災然卒無災有福者多也世人豈但好論議哉亦怪其非常與己殊致耳然則是與非未可信也是歲也秋復雪明年吾又將賀民之豐麥也故志焉